

孟子正義

冊八



孟子正義卷二十七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注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

矣注天下有若文王者仁人將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

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

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注五雞

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疏足以無飢矣○正義

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

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

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注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入益之也

疏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正義曰趙氏佑温故錄云無帛肉之不煖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稍差纔不煖不飽尚末即凍餒而已

謂之凍餒矣謂之者文王謂之也

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

自託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 **疏**衆鳥不羅翔鳳來集○正

攷證云漢書路温舒上言曰臣聞鳥鵲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即此意楚辭宋玉九辨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

可勝用也 **注**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

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

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 **疏**注易治也○正義曰音義云易以政

易治也呂氏春秋辨土篇云農夫知其田之易也高誘注云易治也

語賈氏注云一井為疇九夫為一井也○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國

引蔡邕云麻田曰疇也史記天官書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淳

也荀子勸學篇言草木疇皆以儔類言一井八家所共相與為疇故

名爲疇呂氏春秋慎大篇云農不去疇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
卽農不去井也麻田之說趙氏所不取

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

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注水火能生人不愛者至

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疏注至

若是○正義曰足爲手足之足而或訓爲止此云至足與論語百

姓足之足同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足續也言續脛也足有繼續之

義故得爲饒小爾雅廣詁云饒多也賈子新書憂民篇云國無九

年之蓄謂之不足然則有九年之蓄謂之足矣有九年之蓄則饒

多矣故以饒釋之又多申之

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

禮節也疏倉廩實知禮節○正義曰語出管子牧民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注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疏子孔

登東山而小魯○正義曰宏明集宗炳明佛論云登東山而小魯
登泰山而小天下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論又有云昔仲尼佈
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此並
用孟文也今作孔子登東山攷魯無東山之名論語顛與爲東蒙

主注孔云使主祭蒙山也皇侃邢昺疏並云蒙山在東故云東

主魯頌奄有龜蒙臨沂縣有洛水出南山南武陽縣之冠石

山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其又東出南武陽縣之冠石

顛則孟東之主也史記蒙山其宗少文隱云非無據也即令云陰縣

南然則孟東之主也史記蒙山其宗少文隱云非無據也即令云陰縣

其為四境之東無可疑按閣孟氏若據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

居魯則蒙山一東一名東山宗炳蓋以孟山代東山而小魯指此疑山

是依然宗論以東山為東山宗炳蓋以孟山代東山而小魯指此疑山

例依然宗論以東山為東山宗炳蓋以孟山代東山而小魯指此疑山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注瀾水中大波也疏注瀾水大波也疏注瀾水大波也

且瀾倚水云風行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連瀾轉流相及連也熙日

釋名釋水云風行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連瀾轉流相及連也熙日

義年問釋文云郟丁去逆

義年問釋文云郟丁去逆

義年問釋文云郟丁去逆

義年問釋文云郟丁去逆

義年問釋文云郟丁去逆

義年問釋文云郟丁去逆

義年問釋文云郟丁去逆

義年問釋文云郟丁去逆

義年問釋文云郟丁去逆

義年問釋文云郟丁去逆

義年問釋文云郟丁去逆

義年問釋文云郟丁去逆

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注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

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也疏注盈滿至進也○正義曰盈科詳見

困注云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達與通義同故文選顏延年拜陵

廟詩云晚達生戒輕李善注云達宦達也故以達為仕進廷琥云

坎孔本作啟

章指言閔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為

君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

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注蹠盜蹠也蹠舜

之分以此別之疏注之石蹠盜蹠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蹠與跖同

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

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

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釋文云按左傳展禽是

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十六歲不

得為友是寄言也李奇注

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

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

趣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注楊子楊朱也為我

為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為也疏注楊子至為也○

朱篇張湛注云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相反是篇載楊朱

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隱耕天大禹奉一身不取

利之言云伯成子高人不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

也一人不損一毫人為不利乎天下曰世治矣非一毛問之朱曰去子

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曰為之不達夫

陽曰有斷若肌膚微於一國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曰

毛微於肌膚若肌膚微於一國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曰

能以一節一毛固以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問

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呂氏春秋二篇云陽生貴己高注云輕

己注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
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己樂為之也疏注墨子至之也○正
列傳後附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
在其後武氏億授堂文鈔跋墨子云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

注云墨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而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慎大覽

高誘注墨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而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慎大覽

魯字或單舉一吾願是主其君也蓋尊者居於陽下疑愛利百姓之尊

文子為主之意孫司馬文子也魯陽公也語惠王以梁與魯陽公十

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文子也魯陽公也語惠王以梁與魯陽公十

六年孔子卒則翟當在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推卒故太史公一

云並孔子時自班志翟當在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推卒故太史公一

本當稱周諸國二十於燕翟代胡貉之後人以中山之推卒故太史公一

四年當周諸國二十於燕翟代胡貉之後人以中山之推卒故太史公一

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一徒百九十餘年未化此固不謬然

也中依諸國之亡蓋徒百九十餘年未化此固不謬然

何可也音義云突丁公著所突城可襄公二師之說以化此固不謬然

說劍篇云吾謂短髮可劍士皆蓬頭突髮荀非劍士蓬頭突髮

孟子正義 二十七

四中華書局聚

惟使乎執燭放乎平且事下引趙孟方往切摩句曰放至也方往切今

其頂下至於踵為致放種楊朱一毛而詳矣翟氏灑攷異云風俗通十

反篇墨翟摩頂以致放種者疑當爾謹按墨子獨有兼愛三篇無趙岐二

字當彈兩為注劉熙引傳寫者遷譌然日禹親自操稊而九雜天

放踵語莊子脛天無毛甚風疾兩置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

下為極以使後世能如非禹之道也衣跣為服晝夜不休以自

苦而己矣亂之非也將治之也孟子推其汎愛以兼利生勤死無毛相

道以腓無胫脛無毛之意耳子莫執中注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

中和專一者也疏注有云儒墨楊乘四乘別無所聞恐即當時子

孔子稱堯咨舜執中孟義子稱湯執中此句下執中為近趙氏非也

戒人莫執中也陸氏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注執中和

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

不得時變也疏注執中至變也○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央

則寒來是為時執中者但取不寒不暑也聖人之道以時為中趨

概今無技所注云猶一執介猶一也一戴氏此震孟執子一字介義疏證一云概也所以知權宜重
 也凡此重者於乎古輕者於乎常則顯變共見其古不盡能辨
 重之事情而準是邪說以誣知民之充塞子之義也楊墨塞則率之道不息人孔
 子察之道不著其邪說以誣知民之充塞子之義也楊墨塞則率之道不息人孔
 將相食今人讀其書執一知毛謂利率也食不為人將相食者安在哉孟
 子又曰楊子取為我拔執一而廢也百之為道也近今人執中無權猶執一無權也所惡
 執一利者為其賊也莫舉而執一而廢也百之為道也近今人執中無權猶執一無權也所惡
 舉則曰廢天百之為道也近今人執中無權猶執一無權也所惡
 義則曰廢天百之為道也近今人執中無權猶執一無權也所惡
 明則曰廢天百之為道也近今人執中無權猶執一無權也所惡
 氏則曰廢天百之為道也近今人執中無權猶執一無權也所惡
 私則曰廢天百之為道也近今人執中無權猶執一無權也所惡
 蓋其所謂長脫義不謂以私利而為之也夫利之於人猶天之於物也夫利之於人猶天之於物也
 其所形骸而貴愛雖彼項外形體以利而為之也夫利之於人猶天之於物也夫利之於人猶天之於物也
 於物則宅於心雖視人辨之乎飢寒號呼男女哀怨於垂死莫不生無
 非入欲則出於理雖視人辨之乎飢寒號呼男女哀怨於垂死莫不生無
 事幸而偶空指非曲體情欲之求者此為天理之存也而於心未明其應
 其意見方以不信於理非欲遂人莫之或小寤也凡受其禍大於心下國
 受其禍徒以不信於理非欲遂人莫之或小寤也凡受其禍大於心下國
 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欲遂人莫之或小寤也凡受其禍大於心下國
 有敵私出於情者未有不欲遂人莫之或小寤也凡受其禍大於心下國

為仁去心無私彼以智也欲成其聖賢之道無私也無非私通天下之情

遂見其篤行也無欲也故莫不尊信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

人明辨而後篤行則能篤行也人倫日用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

舍入倫日用以篤行則能篤行也人倫日用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

天之下是欲權之所非爽是謂理古今之不足輕實正性疾惡如

禍而不可救豈是人欲蔽之哉自信之理非輕也然則孟子言執

一中無權無後者又增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注

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疏也注所以至道

易繫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故廢百

則慮不可不慮百思則不執一也兼執一則於兼愛也孟子能

矣楊墨距其執一也故舉一執中而復慮及兼愛者皆能

道不復慮及為我子莫知但知為我而不復慮及兼愛者皆能

而冬夏皆裕也知趨時者裘葛皆藏也於篋依時而用之

即聖人一貫之道也聖人之道善與人同執兩端以用其中故

顏子非執一貫之道也聖人之道善與人同執兩端以用其中故

水勞身焦思至於偏枯胠胝藏不而為同於薪木亦戒其中毀傷

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百慮也執一則為地皆然則不執一禹稷顏會孟子學之堯舜孔子之道知在變通神化故楊墨一則為一不稷顏變通則學之堯舜孔子之道神化故楊墨一則為一不稷顏變通則學之堯舜孔子之道以救世為心然楊子曰屏氣虛亂則語之死固高絕俗之士至墨翟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沉湎則語之樂非命國家淫僻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沉湎則語之樂非命國家淫僻則語之君子非孟子深明乎變通之神化之道確有以見其異乎堯舜孔子之權安能反復申明以距之哉學者尙有申墨子之說者不知也

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惟義

所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注飢

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疏注令人強甘之○正義曰飢渴者急欲得飲食

以不甘為甘故為強甘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注為利欲所

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

矣注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

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疏

注人不能至患也○正義曰說文又部云

能及高誘注云及猶如也及人利所動不能守正必為強奪詐取

所為之事不能及富貴之人憂患之使不為利欲所害雖及富貴

之亦以傷善人則善人故善人則不為利欲所害雖及富貴

之不可為也何以必貧賤而富貴之懸殊也同富貴不如人亦將為其

己而傷之何必富貴而彼稍加一等已百計非君子也故云皆

通為君子不為憂謂己不憂不及人善加人者必小人非君子也故云皆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注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

恥汗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注介大也爾雅釋詁文毛詩

大雅生民攸介攸止小介爾景福介傳皆訓大趙氏以惠不及

汗君不辭小官為大量是也承上不及人而言之士師之賤不及

三公之榮若少介謂特立之心則辭小官而居矣是介操也陸氏

此蓋本

珍傲宋版印

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為貴也疏無可正

義曰法言淵騫篇云不夷不惠可否之閒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注有為

為仁義也仞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為者中道而盡棄前行

也疏注先儒以七尺為仞注音義云仞丁音刃云義與仞同借

曰仞說云仞之數小爾雅云仞四尺漢書一食貨志八尺王肅聖證論趙

岐房元齡注管子鮑彪注楚國郭璞注山海經注而鄭康成周官儀禮

注包咸論語注馬相如注賦見司馬彪說則皆以招魂尺莊子明堂制

訓之邱陸明釋文仞亦其注七尺淮亦曰七尺也注是八尺曰高仞而許慎

以呂氏春秋證以說文七尺則者當為近世所記之顧亭林注皆篤信

左傳之說瑤田以度為深仞者是也揚雄方言云度廣以尋名而預

尋為八尺仞必七尺何也一伸手度而廣其勢全伸而勢不自屈

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

而	不	同	七	尺	山	十	九	白	壤	山	徒	施	施	五	而	泉	三	歷	其	為	度	注	字	云	弧	
而	而	也	二	而	之	施	施	壤	勢	十	十	八	七	十	至	黑	七	疆	施	七	同	云	以	度	而	
必	必	自	十	至	上	百	百	十	山	六	四	十	四	六	於	墳	二	肥	七	尺	八	程	為	深	求	
及	及	二	一	於	命	四	三	八	十	七	百	九	尺	而	尺	泉	一	命	尺	何	氏	甚	手	測	曰	
泉	之	尺	尺	泉	曰	十	三	施	七	一	十	尺	而	至	於	之	曰	田	段	不	精	度	說	以		
明	以	至	而	山	復	尺	而	百	二	十	八	尺	而	至	於	於	一	四	悉	氏	皆	二	可	側	必	
及	二	八	至	之	呂	而	至	十	一	二	尺	而	至	於	泉	杜	七	施	徙	之	言	二	定	其	字	
泉	十	者	於	之	鑿	於	泉	尺	九	而	尺	而	至	於	山	陵	七	尺	命	七	之	定	尋	矣	身	
者	有	則	之	然	之	三	尺	而	至	於	泉	中	三	施	七	九	尺	而	至	於	管	上	工	義	所	
不	九	待	不	鑿	七	而	至	於	泉	其	於	青	陵	十	七	尺	而	至	於	子	文	記	與	此	七	
待	九	僅	必	地	十	至	於	泉	其	於	龍	五	尺	而	至	於	墳	再	再	尺	五	員	二	廣	也	
九	僅	有	九	之	四	於	泉	日	壤	下	所	居	百	尺	而	至	於	者	施	於	三	云	深	矣	之	
也	其	半	而	以	尺	至	於	縣	不	駢	下	居	百	尺	而	至	於	六	二	泉	五	夫	二	尺	二	
猶	故	為	已	七	於	上	之	泉	可	石	清	居	百	尺	而	至	於	七	七	黃	尺	仲	之	例	也	
為	故	趙	可	尺	於	上	之	泉	可	不	商	居	百	尺	而	至	於	六	七	唐	而	之	例	也	謹	
棄	井	氏	得	為	泉	命	曰	泉	二	高	得	可	得	泉	徒	山	二	命	至	於	天	下	按	也	切	
明	以	泉	但	與	側	英	鑿	鑿	之	乃	陵	之	於	山	二	泉	三	命	至	於	匡	天	下	按	也	
九	中	道	水	與	側	英	鑿	鑿	之	乃	陵	之	於	山	二	泉	三	命	至	於	匡	天	下	按	也	
功	言	之	深	其	之	三	五	泉	二	山	二	泉	三	命	至	於	匡	天	下	按	也	切	其	字	其	字
方	之	得	九	淺	數	三	五	泉	二	山	二	泉	三	命	至	於	匡	天	下	按	也	切	其	字	其	字
得	九	淺	數	三	五	泉	二	山	二	泉	三	命	至	於	匡	天	下	按	也	切	其	字	其	字	其	字

半也不攷管
子未知其情

章指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九韜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簣義與

此同疏

論之一簣○正義曰音義云論謂論語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注性之性好仁自然

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疏至性之

○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如其生自自然之資謂之性而自然謂

之性春秋繁露察名號篇云如其生自自然之資謂之性而自然謂

經云此天地陰陽之性自然故云身者親之遺體也淮南子繆稱

訓云身君子之言信也高誘注云身即體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

及人視之若身謂不異身受之也說文人部云假非真也儀禮少

牢饋食禮假爾大筮有常注云假借也行仁之若身則實行之

矣五霸假借行仁之名以正諸侯非其實能行仁也戴記曾子

立事云太上樂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盧辯注云自彊謂

其身不為太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注久假而不歸惡知其

非有也

注五霸若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

有也

疏注五霸至有也○正義曰五霸假借仁義之名旋復不仁

為不仁者也

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巳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疏

用而不巳實何以易○正義曰呂氏春秋順說篇云以之所歸高誘注云歸終也僖公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注云終猶巳也此

云用而巳即是假而不歸以已釋歸也實即指湯武身之謂與身之何以易曹風下泉所以思明王賢伯矣攷文古本無巳字落

也之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大甲於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

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注公孫丑怪

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疏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自是尚書文

而不稱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注人臣秉

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

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闕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

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注詩魏國伐檀之

篇也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疏注詩魏至素餐

○正義曰詩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毛傳云素空也空之言虛也無功受祿是虛得此餐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

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注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

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

是何為不可以食祿

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遇者化何素

餐之謂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注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為事也疏注齊

事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久此稱王子故知為齊王之子也顧氏

炎武曰知錄云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穀梁成公元

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

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化飭八材

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其爾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為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桓公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文者為儒武者為俠嗚乎游士與先王之法壤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孟子曰尚志

注尚上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疏**注尚上至志也○正義曰儀禮

釋文序錄引書贊云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尊之猶貴之故以書釋尚又以貴釋上程氏瑤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

隱居以求其志其所以達其道也當其行時猶未及行故謂之道

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

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備矣**注**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

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為上所由者義為貴大人

之事備也**疏**大人之事備矣○正義曰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萬

待殺無罪曰居仁不取非其有也尚志者居仁由義之謂也然豈

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

差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

也注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爲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

不受之孟子以爲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疏注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仲子

而不受猶萬鍾之齊國而不受也無此猶事人虛擬之也○正義曰仲子

君親上君下是知禮義之大者若親戚君臣上國而受則宜

與之齊國而受也此趙氏義也周氏柄中辨高士傳載其事愚

謂果有此事自是廉而實蹟何以及其辭相邪嘗攷韓詩外

傳楚莊王使使齊國而受蹟何以及其辭相邪嘗攷韓詩外

入計之即謂使使齊國而受蹟何以及其辭相邪嘗攷韓詩外

於前如無治婦人曰夫結以織履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

不與肉以容膝之安肉之味而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

事而士安附會其說遂以其北郭願事移而屬之固仲子豈實可乎且於

陵齊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高士

傳稱陳仲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賢而聘之以齊地為楚地傳

會改易灼然可知而左袒仲子者猶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

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注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兄離

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為大哉疏當注至人

大哉○正義曰經言亡親戚下即君臣上下趙氏言不知仁義親戚不

下之敘不言君臣者以親戚屬君臣也避兄離母是知仁義親戚不

義是親戚是敘也周禮春官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注云謂

族是親戚是敘也周禮春官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注云謂

先人有六親始曰父也賈子新書六術為昆弟又昆弟從祖而昆弟

法人有六親始曰父也賈子新書六術為昆弟又昆弟從祖而昆弟

從父而昆弟從祖而昆弟又昆弟從祖而昆弟又昆弟從祖而昆弟

一第會祖世昆弟又昆弟從祖而昆弟又昆弟從祖而昆弟又昆弟從祖而昆弟

可相人踰世昆弟又昆弟從祖而昆弟又昆弟從祖而昆弟又昆弟從祖而昆弟

秋論人踰世昆弟又昆弟從祖而昆弟又昆弟從祖而昆弟又昆弟從祖而昆弟

高誘注云六戚二親也公羊傳云君親無子則有妻與父賈子之說互

相備也莊公三十二年有公羊傳云君親無子則有妻與父賈子之說互

注云親所由始也故專其禮祭義立親則親始立敬自長始

云謂天官大宰一曰親親注云掌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書堯典以親

內也天官大宰一曰親親注云掌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書堯典以親

九族喪服氏鄭氏注皆於上姑祖高祖有至孫附於九族者凡稱親皆謂

謂舅所生此以舅之內親也六親與族人兄弟之親也

無服之俱窮也而進之祖免殺同姓也戚屬親禮矣其庶姓別於上而

而先釋宗於下六親之正戚也因其母而及親同指矣而其庶姓別於上而

云及昏嫺宗是連類而推及之秋官大司寇兼一曰議親有之辟鄭司農

非其義也乃曲禮云兄弟非親之稱支子母也舅氏正義謂親有之辟鄭司農

言族外國語鄭語云兄弟非親之稱支子母也舅氏正義謂親有之辟鄭司農

云為人父非親則頑婣謂支子母也舅氏正義謂親有之辟鄭司農

睦蓋自族三來有尚歐陽侯說之而韋昭預於漢遂亦

稱黨為親漢儒說於宗族預又為司馬懿之女昭預於漢遂亦

宜矣然左傳言辨之兄弟姑姊舅昏媾之數雖有六親謂父無子親

兄弟夫婦則以杜氏昭注云六親為不也鄭語非親第二字承上文

支子母弟婦則以杜氏昭注云六親為不也鄭語非親第二字承上文

苟篇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不如盜也又非十二子篇云仲莒刻
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衆明人之國蓋堅瓠之類也
宋屈穀謂田仲不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為至今不殺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為至今不殺
乎仲子礫廉矯義不惟人信之且多厭惡之矣倘特因孟子之
大聲一呼而仲遂敗其僞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焉猶於也人
莫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言

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注桃應孟子弟

子皋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皋陶如何注陶為

士官主執罪人○正義曰書堯典云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
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馬

氏注云士獄官之長鄭氏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禮記月令
孟秋命理瞻傷注云理治獄官也

司寇士為刑官之長注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注孟子曰皋陶執之耳
故主執有罪之人

疏陶既主執罪人故執殺人者然則舜不禁與注桃應以為舜為

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

之也注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

天理民王法不由豈得禁之也疏禮秋夫辭至禁之也○正義曰周

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是夫為語辭也趙氏春秋說云夫有所

於堯故不得禁皋陶執殺人之罪惠氏士奇陶既受之舜

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治一家況天下

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治一家況天下

乎且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諄諄然則舜如之何注應

命之也謂其法當乎天理合乎人心而已然則舜如之何注應

問舜為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

而處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注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屣

蹤草履可蹤者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訖然忽忘天

下之為貴也疏注舜視至不惜○正義曰說文升部云棄捐也手

北山移文注引劉熙注云蹤草履可蹤也故以捐棄也文選

可履也說文履引劉熙注云蹤草履可蹤也故以捐棄也文選

履毛詩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傳云履踐也故以捐棄也文選

氏春秋長見篇云履釋天子若釋履高誘注云履踐也故以捐棄也文選

縱履杖藜而應門又云誘注云履踐也故以捐棄也文選

三蒼解詁作躡云躡也聲類或作躡通俗文云履不著跟曰履三

字同說文足部云躡舞履也革部云躡舉而曳之履則躡履曰履三

鞮鞻氏注云鞮鞻如履也四夷舞者所屣也今時倡蹋鼓杏行

孟 子 正 義 二 十 七 十 二 中 華 書 局 聚

釋詁云欣樂也史記趙世家荀欣漢書古今人表作荀訢說文欠部云欣笑喜也言部云訢喜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萬石君傳僮僕訢訢如也晉灼引許慎曰訢古欣字蓋灼所據說文訢在欠部欣字下似與今本不同

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

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

夫非盡人之子與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

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

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

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

皆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注范齊至食也○

釋地云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卒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即莊三十一一年築臺

於秦地道志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注云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蓋齊王之生長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朝內豈

容遠任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為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辭乎○注孟子至是也○正義曰以經言自范之齊

則是在范望見王子至齊乃言故云之范見王子之儀還至齊謂諸第子說文人部云儀度也買子新書容經云容之儀此儀即謂容樂又云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望字從望字推之梁惠王儀威儀經言望見遙而望之故見其儀儀字從望字推之梁惠王天篇望之不似人君注云望之無儼然云移氣故也劉熙釋名釋容經聲氣可樂之語也阮元校勘記云高涼按涼字與亮同古字通用聲氣可樂之語也乃聲之高由志於志之高涼明志之高明由於居之尊貴故既言聲氣又云氣志趙氏以養體為比喻之辭故云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說文食部云養體為比喻之辭故言居仁以為大矣故云夫居尊為慎所居亦為居仁與居尊則居仁為大矣故云夫居尊為慎所居亦為居仁與居尊是居宜擇而居其大者必以居仁為大也即居勢言之則居尊者高居下者卑居大者之氣不如居尊者之高而居勢者之則小居仁者可相觀而矣孟子而王子含蓄不盡趙氏注與章指互發於小人居仁者之大矣同是孟子而王子含蓄不盡趙氏注與章指互發謂眾庶詳見前民

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眾品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注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

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
身不言而喻也疏注仁義在身不言而喻○正義曰詳見前謂仁
義根於心其施於四體者威儀容度益有可觀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

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注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

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疏注垤

發聲○正義曰音義云呼丁火故切閻氏若璩釋地云垤澤即襄

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注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無禹

貢盟諸澤又名其門乎毛氏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

為南門耳又云三衢毛氏曰喚也凡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

嗚呼吁嗟醫書一呼一吸為一息之類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

號式呼左傳倉葛呼之類也果爾魯君於垤澤之門自應去聲為

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有魯君自呼之聲者陋甚試看呼於

叫號之呼明矣近講又云有魯君自呼之聲者陋甚試看呼於

門於字是呵護傳呼來於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為居高養

呼者不肯開動故守者聞之而發聲呼於門外魯君之呼即猶江羊之
 亦儀之所受也因其不尊勢所以移若謂慮其夜不開城門而君預
 子請開顧魯君之來守者豈非他所不肯開者乎以乘夜而來
 詎非襲我豈魯君自呼以表其非他人而門即請於門遂可信而
 城門帝且召見評說文門且言不受詔豈異國之君自作痺於此呼字說文而
 納之乎且召見評說文門且言不受詔豈異國之君自作痺於此呼字說文而
 口部外息也呼則吸相均忿而為怒則呼氣出而吸小故象
 發其氣凡人氣息和則呼也此呼與而訓為咄啐此以
 其發之聲而以趙氏注呼也此呼與而訓為咄啐此以
 煩以平去分也趙氏注呼也此呼與而訓為咄啐此以
 呼為與此相發明矣

章指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

盎然內優胸中正者眸子不眚也疏眸子不眚○正義曰音義云

不明也張亡角反玉篇目部云眚莫違亡角二切目不明貌荀子

非十二子云世俗之溝猶奮儒楊倌注云奮闡也闡亦不明也

與耗一音之轉趙氏以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
 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注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

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

拘致君子之心也疏注且恭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將送幣之日注云將送也賈氏疏云幣謂璧帛之等禮記少儀云將

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注云將猶奉也孔氏正義

幣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言語也蓋謂以幣行禮必以命行

之乃為實若但以幣將則慎爾止實不可以虛致魯侯說

止傳並云止至也毛詩大雅抑篇淑慎爾止實頌泮水篇魯侯說

可以虛文拘留之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愛敬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注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

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疏注形體

○正義曰禮記樂記在地成形注云形體貌也書無逸嚴恭寅畏

鄭氏注云恭在貌禮記大傳收族故宗廟嚴注云嚴猶尊也洪範

商書篇名云二五事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妖妍也妖麗謂女子容

色云妍美引詩鄭風有女同車篇毛傳云舜或謂之愛老冲舜為麗
 木故為天比顏氏元校勘記云十行本舜字模糊監毛三本如
 生故為天比顏氏元校勘記云十行本舜字模糊監毛三本如
 此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作舜俗字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注
 義出舜字依說文則舜古字舜俗字也

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
 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

履也形而踐履也故引居之明禮記明堂位言周公踐天子之
 位即居天之子位也故引居之明禮記明堂位言周公踐天子之
 正位居陰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蓋以踐形為居體也春秋繁露

有陽尊陰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蓋以踐形為居體也春秋繁露
 也故禮也達者據晝而達據夜侯者據陽而達據陰是故春秋之
 於昏禮也達者據晝而達據夜侯者據陽而達據陰是故春秋之

皆為陰趙氏以男子並稱美形宜以正道居之踐形者數晝不數夜
 宜以正道居之踐形者數晝不數夜

踐形猶數晝不數夜達者公之不達侯之與主名者大傳云異姓主
 踐形猶數晝不數夜達者公之不達侯之與主名者大傳云異姓主

之名治際趙氏以居色者為別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此章乃孟子
 之名治際趙氏以居色者為別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此章乃孟子

言人獸之性不異乎禽獸也其形為人是禽獸之所為色不性乎聖人
 言人獸之性不異乎禽獸也其形為人是禽獸之所為色不性乎聖人

故禽獸之性不異乎禽獸也其形為人是禽獸之所為色不性乎聖人
 故禽獸之性不異乎禽獸也其形為人是禽獸之所為色不性乎聖人

入於禽獸之性不踐形矣孟子此章苟拂性至明戴氏震孟之形而
 入於禽獸之性不踐形矣孟子此章苟拂性至明戴氏震孟之形而

義疏證人云物不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之官器利用遠不於
踐此言也又得於孟曰形色也天性道以惟聖人然後行可遠是形
血氣心知變殊致是以精人清濁昏明煩員陰陽微衍類滋廣博全
殺異用情雜能精人清濁昏明煩員陰陽微衍類滋廣博全
厚薄勝負雜能精人清濁昏明煩員陰陽微衍類滋廣博全
則毒鉅至微形各呈乎才去其畏不暴其使足知飛走人神動
從生而官器利用以卉木之性良農以蒔刈醫任以處方聖人神動
之性以馴以豢知卉木之性良農以蒔刈醫任以處方聖人神動
不明其德是故不治天下之禮與義

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樺是以聖人乃堪

踐形也疏有表無裏謂之柚樺○正義曰音義云柚樺似栗而小

引此二物者皆謂內不稱外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案樺字
宋本及韻會棹字注引此文並同攷說文業子果實如栗木也其
字從一乘從木廣雅作辛栗脫木字陸璣詩疏本草圖經作華謂是
栗之一種則改從華今此作樺木與草兩岐亦譌體古本作梓
尤非柚皮厚味甘實酢不趙氏以喻有表無裏殆以此邪
少故江南諺云十棹九空趙氏以喻有表無裏殆以此邪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菴之喪猶愈於已乎注齊宣王以三年

之喪爲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

能二年喪以暮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孟子曰是猶或紕其兄

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注紕戾也孟子言

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

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墓

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疏注且徐徐云爾○正義曰毛詩周南卷

溫故錄云齊宣王欲短喪意孟子之變今非變古蓋當時久不行三

之喪直己而已矣齊王始聞孟子之教知己之不可而又以三年

為過故欲酌易而從莽身無望於是矣故孟子於戴盈之請輕稅

是而小變之以為安終身無望於是矣故孟子於戴盈之請輕稅

則喻之攘雞而公孫丑注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

問短喪則喻之紕戾注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

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注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

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疏

注王之庶至之何○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以經解經莫

合於喪服記公孫丑為其母章以解王子為其母此厭於父在本無

服權為制練冠麻衣縗緣既葬而除之服鄭康成曰不奪其恩

也無厭於嫡母之說厭嫡母緣自趙岐沿於孔疏明初大明令載

庶子為其所生母齊衰期注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

制讀自製序文真有冠履倒置之數錢氏大昕晉研堂答問云問

王死有厭於其母死而不敢傳為之請數月之喪陳氏暘謂王子所生之
母死有厭於其母死而不敢傳為之請數月之喪陳氏暘謂王子所生之
數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二尊庶夫有厭降於義父卒為母齊衰三年
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
絕旁期大夫期故士之庶子父在為庶母除之傳曰何以不儀禮喪服記中
其母練冠麻亦不衣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儀禮喪服記中其母練冠麻亦
其母練冠麻亦不衣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儀禮喪服記中其母練冠麻亦
餘尊不所厭亦不衣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儀禮喪服記中其母練冠麻亦
餘尊不所厭亦不衣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儀禮喪服記中其母練冠麻亦
於成風不敬嬴定母似齊歸之言厭葬曰夫也公羊傳成其為君母也春秋
嫡母在則不嬴定母似齊歸之言厭葬曰夫也公羊傳成其為君母也春秋
厭於嫡母不可也公仲子為其母則天子諸侯為其母不可也
曰是欲終之

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己謂夫莫之禁而不為者也注孟子

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

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疏注王子至譏之

傳云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母此

云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僅喪三月

視期少九月是貴者不能終禮也其傳請數月之喪蓋即此三月既

葬而除之喪數月者無一日之喪也公厭於公亦宜不敢有一日之

喪然制禮者權情度義不奪其母子之恩故為制此三月之服乃
雖有此制必請之於君俾之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為之請也請之蓋
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而得有此推恩三月之禮是加於己故云雖
不敢服之例則當己而無此制而三年之喪降而為期何以伸孝子之志
加一日以伸母子之恩而三年之喪降而為期何以伸孝子之志
同一愈於此為有所禁而加彼為無所
禁而短或得或失不待智者知之矣

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

阿情丑欲暮之故譬以紵兄徐徐也疏禮斷三年○正義曰禮記

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
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己復生有節也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注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時雨化之者

注教之漸漬而沾洽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

者注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

道無差也疏其私獨至高誘注云私猶獨也書堯典烝烝乂史記

五帝本紀作烝烝治是又即治也洪範恭作肅從又詩小雅小

人以其仁為法即不異親受其教趙氏以獨善解私淑則私淑指
獨善其身之人艾字指人之法其仁以自治按離婁下篇云予未

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趙氏以爲私善之於賢人則秦
淑屬法其仁之與人與此注義異然私淑艾爲三字殊不易達國策
策竊愛爲私親曲竊皆不直義也楚辭又騷部云無私也從王逸注
汝南人名收考傳云叔又拾也叔與故爲通詩陳正訓毛叔姬風
七月九亦作淑祭周南葛單是劉云草艾釋文云又艾之韓詩
文刈取也禮記祭統草艾則墨注云草艾謂艾也艾之二字義
爲取私淑者即私淑也諸門徒相授受也淑未得爲孔
相疊私淑艾者即私淑也諸門徒相授受也淑未得爲孔
子之徒而拾取於其傳之自故爲私淑猶云竊取也彼言私淑
猶私淑也德恐其惑而不定故成之陸云達財也才其滯而通
故達之義易明故趙氏不注音義云陸云達財也才其滯而通
以有善才就財爲性財全不知其善才此正義也轉附諸後而取
之說陸直以財爲性財全不知其善才此正義也轉附諸後而取
淑之爲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注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
淑拾乎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注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

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
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

幾及而日孳孳也注丑以爲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人不能

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

疏

注庶幾

使日孳孳自勉也周書曰正教無怠文子部云孳孳古多彼通用前也又支部

善者音義引張云與近僞孔尚書傳云孳孳同文即戴氏震孟自

勉與無怠義亦相近僞孔尚書傳云孳孳同文即戴氏震孟自

字義疏證云問顏子則高矣仰彌登天鑽然似不堅及之在前忽

然在後公孫丑曰道則高矣仰彌登天鑽然似不堅及之在前忽

使彼為此求之得其日不孳也則謂人倫以日用然舉凡出於身者謂之

道但就夫道若大路然父難子知而謂父之由然無據又若行君

若事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父難子知而謂父之由然無據又若行君

道也君臣而道若大路然父難子知而謂父之由然無據又若行君

則父道不失於止則孝道不失於止則敬道不失於止則智道不失於止則

其盡君道也父道也子道也萬物之極大於天是優大哉禮儀三百威

儀三聖人待其道而後行極言乎道峻而亦不謂之則全乎智仁勇大

者

知未至也顏子所以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之所至也李氏光地榕村藏稿云丑非欲孟子貶其高美欲孟子使己幾及其高美耳又非以其立教之高而謂如天不可幾及正謂其立教之循循有序而苦於高美者速至之無期如天之云可幾及耳故孟子告之不云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注

大匠不為新學拙工故為之改鑿廢繩墨之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率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

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疏

張也張弩至取之也○正義曰告子上篇必志於彀注云彀以張弩向的也周禮夏官射人注云考工梓人職而張五體謂正鵠之體表即標也周禮夏官射人注云考工梓人職而張五體謂正鵠之體

國屬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黃二正去白

蒼而畫以朱綠畫此五采以爲標識即有毛傳以質釋射義注以所射之識釋禮記緇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時即所謂用思專時也按禮記緇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射義注以所射之識釋禮記緇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射義注以所射之識釋禮記緇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射義注以所射之識釋禮記緇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於厥度則釋注云機弩相得乃後釋擬發也虞人之射禽已張
 於淮南子覽冥則孟治日月率正律高誘於度律也繩墨兩
 也行率亦是兩專指張之體耳音括於趙氏之言極思張巧
 是省而當循其射道必律於訓率循非法躍如願中者
 從之又當勤求也則讀為律丁訓率循非其義陸心願也
 是矣說文引為張弓故趙氏即南說釋引弓而射高誘注云
 引張弓也引為張弓故趙氏即南說釋引弓而射高誘注云
 躍如心願中故音義云丁釋引弓而射高誘注云
 合也謂所張之穀合乎願中故音義云丁釋引弓而射高誘注云
 發故不遽發者必願中故音義云丁釋引弓而射高誘注云
 詰云迅疾也言手雖發心則躍躍去也詩云天子作高爾箋
 欲從之末由也言手雖發心則躍躍去也詩云天子作高爾箋
 云卓爾與天合其德待其偶中說擬而於倫趙氏以君於射喻
 子於道引與而合其德待其偶中說擬而於倫趙氏以君於射喻
 弓與上變也
 率與不同也

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

人能宏道丑欲下之非也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

曲高和寡
 楚威王曰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
 正義曰新序宋玉對
 楚威王曰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

者也注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

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者也疏注從也

○正義曰文選通幽賦豈余身之足殉今注引項岱云殉從也史記屈原賈生傳貪夫殉財索隱引臣瓚云亡身從物謂之殉莊子

駢拇云小人則以身殉利釋文引崔注云殺身從之曰殉

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

不殉人也疏金石獨止○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注滕更滕君之弟

來學於孟子者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

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

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注挾接也接己之貴勢接己

之有賢才接己長老接己嘗有功勞之恩接己與師有故舊之好

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

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疏注挾接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挾俾持也楚辭天問何馮弓

挾矢王逸注云挾持也廣雅釋詁云接持也是挾與接義同也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注並云方持義有不持挾皆作接是挾與接字通也挾為傳以持其世而已釋文云持則同故云挾接也昭公十年左傳以文釋挾又云持此五者挾本義通挾之子徐無鬼特源而往者也釋文云亦作持聲義通挾之為持即為特故趙氏既以接釋挾又云持此五者

章指言學尚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

銳者其退速注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

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

見薄者亦皆不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

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疏注已棄至慎也○正義曰論語

已為罷黜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水官棄矣杜預云使無罪者是已

卽棄也趙氏以無罪而黜則凡仕者皆自危故云使無罪者是已

懼也○注於義當厚至安矣○正義曰何薄於所當猶云何人不為所

則親厚不可恃也○注不憂其薄今見其自薄於所當厚則人人不安

也章越其倫即卑踰尊疏踰戚故引翔而後集與百里王之知明於國
章指同論衡狀留篇云呂望之徒白首乃顯輕躁早成禍害
黃髮深為國謀因者退輔皆漢書李固傳陽二也固對策云先
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後受禍承書亦云孟子曰其進銳其退
帝寵遇閣氏位號孟子疾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曰其進銳其退
速也李賢注云案孟子疾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曰其進銳其退
老子按李固自是引孟子宜以謝承書為是范蔚宗本司馬彪之
誤為老子耳老子無此文也趙氏注義與王充李固同然則漢時
人解孟子此蓋有所自也

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

何後之有

疏賞僭至所紀○正義曰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謂楚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僭無濫說苑善說篇云晉誅羊
舌虎叔向為之奴祁奚見范宣子曰善為國者云文與
此同荀子君臣篇作賞僭則利及淫人刑濫則害及君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注**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

愛育之而不如人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

疏注物謂至殺也○正

凡失財用物時各也**注**云物畜獸也說文牛部云物萬物也牛為
大物故從牛勿聲下言犧牲則物可以養人謂六畜牛羊之類也
禮記樂記云仁以愛之荀子大略篇云仁之愛也故親韓詩外傳云
愛由情出謂之仁說苑說叢云愛施者仁之端也是愛與仁義亦

通故廣雅釋詁云愛人也此云愛之而弗仁是仁與愛別蓋有愛
物之愛謂之仁愛在人乃謂之仁然則愛在物不謂之仁矣愛物者
在養育之不愛於人者養獸之官犧祭牲必於是取之天官
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祭牲必於是取之天官
庖人辨六畜之名物注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
是犧牲先養育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
之而後殺也

與親同也

疏

注臨民至同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仁親也親即
是仁而仁不盡於親仁之在族類者為親其普施於

民者通謂之仁而已仁之言以別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以別於物親之仁也稱親以別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注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

疏

愛親物○至

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人有恆言輒曰一公無私
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論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
端生於天意必固人皆枉其已所以行其私矣而此人心獨能於
公之名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而果且易之自然所難施乎
無私且謂之無公乎聖人之所難而果且易之自然所難施乎
果且謂之無公乎聖人之所難而果且易之自然所難施乎
為自然之時而級自然之兄自視之不若不行其私者得事止
子私其父之時而級自然之兄自視之不若不行其私者得事止
別也人謂公也非一無愛之必謂不能差等而之必不事分
視也此謂公也非一無愛之必謂不能差等而之必不事分
曰昆弟之道無言直躬也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不

以私行其公也。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為等級界限。無意必。因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嘗病。一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夜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嗚乎。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相隱者。之為吾黨。直躬也。不博大公之名。安有營私之舉。天不容僞。故愚人千慮。必有得焉。誠而已矣。

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

注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賢也。**疏**注知者至賢也。○正義曰。務知所當趣向也。務愛賢以愛釋親宜急趣於愛賢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

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注**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

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二三。自往親加恩惠。**疏**注物事至恩惠。○正義曰。物之

為事詳見前百工百官也。急親賢為務。則知所當務。即知急親賢也。知急親賢。因即以親賢為務。所以不徧知百官之事。不必自往。加惠於民。閩監毛三本。二二三自往。按二三猶云。再三儀禮。鄉射禮。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注云。三拜示徧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養者注云。三拜旅之示徧也。二三自往。即徧義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

察放飯流斂。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注**尚不能行三年之喪。

而復察總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歡長歡也齒決斷肉置其

餘也於尊者前賜飯大飯長歡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

先務舍大譏小若此之類也

疏

注放飯至過耳○正義曰禮記曲

乾肉不齒決注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歡嫌欲疾決猶著

也乾肉堅宜用手孔氏正義云放飯者手所穢中歡取飯若黏著

無不棄餘於會謂蓋也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水

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肉也屬也齒決者謂開口大歡汁入如

故用齒斷決而食之傷乾肉也屬也齒決者謂開口大歡汁入如

異大而食猶長歡也呂氏春秋審分與鄭同放飯為大飯與鄭

又適威禽注引張揖云流離放散也蓋歡猶之也歡則也文選

黍飯謂流離而食之段氏謂裁說而解字注孟云飯證也禮則也

引之也此讀去聲古無引別也然則鄭云去手於飯也讀聲於

何食之必指饋之器設去之歡於不類反於會亦可云放飯也餘放

不得專為反本器之設去之歡於不類反於會亦可云放飯也餘放

齒決者蓋食濡肉而以手決之責問其何義不齒決也

章指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

大化以隆道爲要也疏

孟子振裘持領正羅維綱○正義曰周氏廣業

網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趙氏正用其語

孟子正義卷二十七

孟子五義卷二十一

大分也聖道爲要也

孟子正義卷二十八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

所不愛及其所愛

注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

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

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加所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

人故孟子曰不仁哉

疏

注梁魏都也以用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浚儀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

此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按大梁為魏都自惠王三十一年始自是惠王遂稱梁王焉說文已部云已用也巨即以字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

注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

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

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注孟子言惠王貪利鄰

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

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

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

長子死焉

疏

糜爛也孟子盡心篇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糜

韋昭注云靡損也慶靡靡散而通楚辭注云招魂慶散猶消滅也並與慶散

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孟子石部云碎靡為之碎者破也糲碎也二篆

為轉注糲各書假靡為之注孟石部云碎靡為之碎者破也糲碎也二篆

也與說文同曰糲糲也即說文之糲糲碎也凡言粉碎之義當作糲

又云糜爛也古多假糜為之糜訓糲耳皆用假借字耳按淮南子

說山訓爛灰生蠅高誘注云爛腐也糜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糜

人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

征也

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

孔子舉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

征諸侯敵國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

正者也疏法春秋至有之矣○正義曰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

傷民尙痛之況殺民乎凶年脩舊則戰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

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所

意而觀指則勿用春秋以所惡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

好者設而勿用春秋以所惡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

之所善也夫德不足甚以親己而非文也又云遠而斷人以戰者殺

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以親己而非文也又云遠而斷人以戰者殺

之人君此不說善則殺其所愛故春秋之中有義也中比有詐戰則謂

能及義在萬於非精學達義不中禮樂之征即天子出皆御世

戰之義也萬於非精學達義不中禮樂之征即天子出皆御世

春秋大勢者當於諸國之使人觀之據公羊傳例將師衆稱某

孟子正義 二十一 中華書局聚

而	之	故	子	楚	不	齊	六	征	侵	小	伐	精	摘	不	旅	無	惠	秋	下	史	乎	大	自	子
立	故	稱	以	朝	朝	侯	年	伐	其	曰	不	摘	者	取	也	降	氏	大	法	可	夫	諸	常	子
之	國	以	為	之	於	於	王	不	地	不	義	言	曰	也	圍	辜	無	勢	以	謂	將	侯	因	子
說	人	近	正	屬	而	救	人	出	襲	之	孰	其	情	畜	邑	伐	奇	瞭	徵	盡	稱	出	二	子
者	怨	絕	及	國	人	衛	衛	乎	則	甚	焉	也	左	兵	而	有	戰	然	事	發	大	則	說	子
以	朔	之	桓	是	謀	陳	為	天	揜	輕	且	獨	氏	圍	九	春	敵	於	實	不	夫	君	而	子
為	而	似	十	時	伐	宋	尤	子	之	焉	此	曰	來	也	所	秋	國	心	筆	夫	治	將	通	子
出	悲	未	六	楚	其	甚	出	皆	圍	且	密	春	也	也	威	說	不	目	削	傳	之	稱	之	子
朔	二	得	年	方	先	是	自	則	合	者	秋	曰	除	皆	法	云	相	間	則	秘	大	君	曰	子
而	子	其	平	王	會	是	諸	之	襲	曰	之	鼓	民	王	天	古	征	凡	矣	顯	夫	大	公	子
立	遂	衛	漢	伐	王	宋	侯	之	侵	苞	曰	之	者	賢	賊	者	王	內	世	蓋	也	夫	羊	子
黔	出	侯	陽	鄭	命	公	及	則	伐	人	伐	無	順	害	行	其	守	大	變	史	惟	內	稱	子
牟	者	朔	未	則	者	不	其	分	曰	民	無	天	師	民	則	禁	皆	夫	執	官	有	大	人	子
衛	立	公	暇	諸	蔡	王	大	之	豈	牛	曰	之	虛	令	焉	司	罪	何	事	以	一	夫	治	子
之	公	殺	中	猶	人	諸	夫	行	曰	馬	曰	輕	道	五	之	焉	也	以	悉	讀	夫	定	悉	子
左	子	急	夏	知	衛	侯	故	師	救	曰	輕	者	而	已	不	環	起	稱	春	法	其	從	諸	子
右	黔	子	故	有	人	以	春	之	故	曰	者	襲	樹	公	固	人	師	氏	秋	法	夫	恆	也	子
二	牟	子	陳	王	命	而	秋	道	伐	曰	者	而	樹	伐	不	掌	合	名	二	夫	恆	也	夫	子
公	似	子	命	也	而	討	無	矣	者	曰	者	論	木	論	服	四	以	百	四	子	稱	以	征	子
子	請	皆	猶	也	已	之	戰	周	其	曰	者	其	壞	其	則	方	罪	秋	十	有	筆	見	大	子
未	於	於	從	蔡	及	故	莫	室	君	曰	者	大	宮	室	之	之	於	魯	二	削	實	也	夫	子
聞	天	而	王	鄰	鄭	公	如	既	大	曰	者	室	器	曰	故	於	史	年	之	權	也	夫	則	子
有	王	殺	伯	於	會	莊	卑	者	曰	者	者	曰	也	屋	故	天	春	天	於	於	於	則	則	子

故	自	能	鄭	文	始	屬	賞	使	鄧	伐	持	莊	一	曰	春	秋	付	於	左	而	侯	君	義	黔	天
信	是	以	一	當	與	楚	是	人	始	者	皆	終	人	為	為	秋	王	周	傳	不	者	子	也	天	王
四	會	德	國	國	鄭	而	為	讓	懼	惟	齊	於	從	魯	皆	為	人	則	能	鼻	傷	諸	乃	之	
年	盟	綏	鄭	楚	成	楚	文	黃	楚	東	桓	僖	王	諱	書	云	爾	命	救	之	諸	侯	命	如	
桓	征	鄭	益	而	遂	王	當	而	楚	諸	晉	者	君	於	冊	不	黔	立	曰	人	夏	伐	命	其	
會	伐	伯	威	荆	有	魯	魯	熊	通	侯	之	霸	子	為	曷	書	牟	衛	突	無	而	之	然	則	
七	蔡	自	欲	伐	虎	莊	莊	隨	自	己	力	始	取	中	為	且	立	侯	為	尊	君	王	五	則	
國	皆	荆	元	鄭	中	之	之	開	立	西	春	於	之	國	獨	衛	於	入	者	微	故	人	國	五	
之	與	敗	荆	蓋	原	十	十	百	為	則	秋	僖	故	諱	闕	之	桓	矣	諱	之	一	救	逆	國	
師	焉	於	不	始	志	年	始	濮	武	晉	實	於	終	春	為	武	六	立	取	此	出	衛	王	共	
侵	蓋	役	日	改	十	敗	地	之	王	為	以	於	定	不	為	及	年	者	故	天	一	則	命	伐	
蔡	所	屬	惟	號	五	蔡	由	是	六	南	霸	故	得	中	也	孫	於	於	然	使	稱	夷	而	衛	
所	謂	於	十	為	年	師	是	年	則	為	始	其	事	不	國	諱	諱	也	則	也	名	於	吾	納	
固	負	楚	三	勤	自	齊	南	合	楚	為	終	焉	則	二	王	有	皆	六	何	為	一	齊	聞	王	
不	楚	人	年	我	始	霸	蔡	侯	侯	於	於	齊	之	霸	人	三	嘗	年	以	為	一	而	伐	何	
服	之	德	至	德	楚	十	本	皆	於	桓	二	桓	功	齊	之	救	一	在	知	微	一	而	伐	何	
則	固	不	四	與	成	年	諸	於	鹿	年	之	晉	齊	未	衛	曰	為	而	命	以	皆	國	而	獨	
侵	而	北	楚	則	時	同	侯	楚	黃	蔡	鄭	五	推	聞	中	天	王	終	且	命	稱	皆	人	獨	
之	不	杏	人	齊	令	盟	至	其	隨	會	相	戴	霸	中	王	諱	者	在	且	立	人	戎	人	獨	
也	服	之	再	桓	尹	於	是	子	不	會	相	戴	霸	中	王	諱	者	在	且	命	稱	皆	人	獨	
說	於	之	再	桓	尹	於	是	子	不	會	相	戴	霸	中	王	諱	者	在	且	命	稱	皆	人	獨	
者	齊	會	實	實	子	幽	始	始	始	會	於	於	維	於	有	二	也	春	以	使	諸	矣	刑	明	

黃	無	辭	秦	之	秋	殺	以	氛	陳	歿	之	菽	書	也	之	棄	戍	莊	役	荆	弦	也
髮	反	學	何	國	於	之	力	息	蔡	而	天	也	也	左	抑	之	衛	三	雖	者	一	謂
焉	仍	者	害	城	之	戰	諸	矣	鄭	楚	下	周	於	氏	急	桓	奔	十	以	圍	伐	潛
用	不	疑	於	濮	之	其	侯	君	許	氛	桓	書	魯	曷	乎	公	年	兵	許	不	掠	境
此	悔	之	霸	之	戰	狄	畏	子	以	益	公	王	則	為	曰	內	不	齊	車	一	伐	曰
佗	過	秦	誓	而	秦	連	之	謂	圍	熾	以	會	謂	病	否	無	隄	人	而	復	能	黃
佗	甫	用	編	汲	有	而	自	晉	宋	敗	此	有	曰	故	善	因	山	伐	不	能	黃	蔡
勇	及	孟	於	汲	功	微	是	文	而	宋	遺	山	來	非	輕	之	國	戎	一	鄭	伐	徐
夫	三	明	書	焉	焉	晉	楚	之	功	陳	而	菽	尊	左	里	善	無	燕	卒	也	徐	遂
而	年	所	故	背	合	交	不	敢	大	而	魯	之	宗	氏	而	之	從	猶	時	不	且	會
大	復	謂	威	殯	秦	無	復	於	興	而	衛	亦	國	言	不	則	諸	邢	折	齊	敗	而
辱	以	乞	稱	而	以	常	爭	齊	釋	亦	曰	亦	也	當	愛	曷	越	邢	翟	一	桓	徐
國	憤	兵	勇	於	楚	與	鄭	者	圍	靡	猶	北	梁	於	身	稱	千	邢	與	無	於	其
故	而	君	也	險	文	爭	十	齊	然	而	曲	伐	子	王	齊	人	里	衛	中	異	楚	未
子	於	有	既	君	公	中	有	桓	敗	從	禮	山	曰	不	侯	稱	之	近	國	衣	以	息
取	彭	取	於	喪	子	者	年	五	以	楚	之	禮	軍	當	來	人	險	而	不	裳	文	烏
於	秦	於	秦	師	是	楚	年	德	於	二	禮	出	得	於	戎	者	北	燕	絕	之	服	在
誓	穆	於	穆	於	以	也	秦	諸	於	十	米	蔥	曰	捷	魯	桓	山	豈	若	故	力	能
所	誠	匹	穆	於	也	為	晉	侯	愛	之	云	爾	捷	於	於	公	危	齊	春	服	帖	召
謂	能	馬	穆	於	且	秦	晉	構	兵	之	爾	齊	捷	者	王	能	其	方	秋	善	之	帖
不	茲	雙	無	秦	不	晉	患	故	始	於	文	桓	不	禮	人	乎	而	邢	之	滅	境	境

以人廢言而春秋秦以稱其言安行不見其相顧秦故無善辭之文三年秦伯伐晉稱人及十年秦穆公自將深思天下書爵以不敵晉者直以楚於之遣蓋自穀之戰秦穆公自將深思天下書爵以不敵晉者直以楚於之遣楚人鬬克歸楚成謀其心伐秦誓而遣秦楚合誠而晉霸少謀矣及晉厲公立合諸侯伐秦且先復而己秦是時桓與之厲既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相絕秦其時桓與之於之正辭侯朝王仍自京師從劉康公肅公復秦君謂是師也非無道之主此後悼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遂屬晉襄十四年晉悼公秦穆公之役遷而退為諸侯笑遠如晉厲麻隧之師諸侯皆睦於春秋繁露王道篇云侯無定處意欲使之注孔子至秋也○正義曰春秋繁露王道篇云侯無定處意欲使之反之王道說苑至公篇云夫行而脩春秋十采侯毛之善貶介之惡人事挾王道備麟至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

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

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疏春秋至反正為義曰哀公十四年公羊

近諸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此又云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

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

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注書尚書經有所

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於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

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

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

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

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

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疏注書尚至信之哉○正義

字序云著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六藝禮

樂射御書數此書即保氏六書於凡典籍統謂之書論衡正說

篇云五經總名為書是也禮記經解以上言教武成故知書尚

春秋教並稱此書專指尚書趙氏廣而推之康誥甫刑梓材諸篇也

無書也尚書在孟武成而故趙氏廣而推之康誥甫刑梓材諸篇也

康誥云惟時怙冒於上帝武成節引此君爽篇亦有此句則

知古上有此語矣冒有上帝進意故云聞於上也春官大聞於天故祀人祀

不能聞天甫注即皇刑呂清問以稱下乃說堯稱惠氏九刑古義云

問伯厚云曰君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君引謹按孔傳以清君下釋皇棟

帝而清亦以爲堯帝以爲天也趙氏所見古亦刑無天爲帝固文矣蓋趙氏

賦迴趙氏靈於太清劉逵注云帝清不謂天也亦稱賦亦云飄遊雲於太

清蓋趙氏靈於太清劉逵注云帝清不謂天也亦稱賦亦云飄遊雲於太

故以帝阮氏元校勤記云宋本也監本三依呂刑則必非天於

問下民阮氏元校勤記云宋本也監本三依呂刑則必非天於

無皇字天按子無者是問於學紀諸本引亦無字閩且毛子問本何皇字能

也梓材云欲至能問於學紀諸本引亦無字閩且毛子問本何皇字能

云正義曰書序云武成武逸因武不列學官氏在祕府故謂之案

逸書建武所得真古文成武逸因武不列學官氏在祕府故謂之案

章注云平正無礙甚得孟後辨云梅又謂其岐孟子盡信者僅一存

攻於後以孟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血非武成則言之徒其言

孟子正義 五 中華書局聚

過諸子中之不可力為回護去其亦何損而武王之為仁人為王者
 師甚著孟野之戰見百篇尚書武成不誤於建武之論衡語增篇及見之
 成耳但牧野之戰成必不徒黨自相屠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
 詳其意彼真本武成若徒黨自相屠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
 兩敵相爭描摹至此若徒黨自相屠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
 成雖敢與孟子違而猶陰誼孟秦論云秦追亡逐北漂血甚之戰
 非含不可盡信之意乎賈誼過秦論云秦追亡逐北漂血甚之戰
 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闕流血漂鹵武成之為殺人甚之戰
 故孟子特為武王辨論伊闕流血漂鹵武成之為殺人甚之戰
 血流乎武成戰者多故亦如死欲之安能浮杵崩瓦解安
 肯戰乎武成戰者多故亦如死欲之安能浮杵崩瓦解安
 伐紂於牧之野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頭血流輒入土安得
 杵之血流杵故趙氏言紂惟兵頭說文故至杵杵是杵也
 杵之言血流杵故趙氏言紂惟兵頭說文故至杵杵是杵也

章指言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

嵩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

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何休注云百世大言之嗣徽音則百斯男維

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毛詩大雅思齊太王宜有百子故周南蠡

傳云太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然則百世同李樛子故周南蠡

云詩中言狹多則曰一葦杭之皆甚辭也是有因趙氏章指推言之

國百里言狹多則曰一葦杭之皆甚辭也是有因趙氏章指推言之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注此人欲勸諸

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為後

我已說於上篇疏北夷○正義曰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

也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

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注

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為小臣者也書云虎賁鬣衣趣馬小尹三

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

若崩厥角領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

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疏注革車至乘也○正義曰禮記明堂

春官中車云革路以即戎是也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

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注云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趙氏謂武士

為小臣引書立政證之蓋立政言亦越文王武王則此虎賁為文

之尚即書證人義也顧人命掌設帷綴衣正義宿衛綴衣是親近者綴義古謂

通也左右詩召南鵲巢武兩御傳云百戰於野稱馬氏聲尚書集

云武王戎車三兩百虎奔與受戰於野稱馬氏聲尚書集

注音疏云伐殷也革車三兩百虎奔與受戰於野稱馬氏聲尚書集

士百人徒二十人樂翟氏灑考異說劍然序虎賁也革車一乘

兩虎賁三百人風俗義皇灑考異說劍然序虎賁也革車一乘

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野既賁三戎車四商師每車一大兩

當有虎賁三千人孟華言自無誤諸於未可也趙國策蘇秦說魏

過武人簡車三百乘要甲子戰言皆與春秋武王虎賁

正乘甲士兩馬步卒二一人甲士成出

徒者鄉遂不足取六遂不徒者都鄙之兵用兵先用

鄉遂三鄉遂不足取六遂不徒者都鄙之兵用兵先用

周禮云虎賁非甲士必以千領賁配一車則書序是不孟指非矣愚謂周

禮虎也貴不雜王先王之豈必由一人配一車而戰者邪○注武王

至地也懼故以無畏為也驚毛詩云南葛里歸寧父懼也○廣雅釋

恐爾雅釋詁云首安劭曰厥者爾也為止爾也漢書諸侯王表漢

諸侯與陳伯之書應曰昌海也受化李善注孟首至地也

邱遲云陳伯之書應曰昌海也受化李善注孟首至地也

岐注云陳伯之書應曰昌海也受化李善注孟首至地也

暢以文選角獸賦浮麋應亦云也

直以文選角獸賦浮麋應亦云也

角者伏於趙氏國語又云惡申之豐盈昭字皆角謂也

角有伏於趙氏國語又云惡申之豐盈昭字皆角謂也

憊然角伏以說文獸部若崩者其狀也

雅無羊云不壞其狀也

詩人無羊云不壞其狀也

孟子正義 二十八 中華書局聚

也何不知息之有丁崩下云稽首則一時衆聲之轟然而首之上下不
石也引申之凡有擲發皆曰厥山海經曰相柳之厭也叩頭則
續厥掘也孟子若翺厥角稽首晉灼注漢書曰厭猶豎也叩頭則
是也錢氏大厥角者謂額角如有所發角部鑿字下云角有所發
至二義小有不應說云毛本無各字

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

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疏周師歌舞○正義曰周氏廣業

武王與師誅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商之後民乃大
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見藝文類聚又蜀志先主謂龐德曰武王
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注梓匠輪輿之功能以

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不以成器也

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

脩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疏雖誦至守繩○

業孟子章指放證云文子道德篇云守其法籍行其憲令荀子
公輸不能加於繩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離婁督繩公輸削墨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注糗飯乾糲也袵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

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

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疏飯糗○正

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米部云糗熬米麥也周禮羞籩之實糗

為餌養之黏著以搗穀之耳按先鄭云熬大麥及米後鄭云

豆注內則又云搗穀不同者黍稷未麥皆不可為糗故或言大

以包煎也或言穀以包煎也米而許春為粉以麥又非不可

者乾煎也乾煎者糗也糗者乾煎也糗者乾煎也糗者乾煎也

粉糗鄭云搗粉為之許但麥必待泉之而後成粉也糗者乾

許解字則糗但為熬米必待泉之而後成粉也糗者乾

某氏云糗糲之韻孟曰糗乾也糗者乾也糗者乾也糗者乾

為稻醴梁糗廣韻曰糗乾也糗者乾也糗者乾也糗者乾

者為食也吳越之閒凡食飲者謂之茹郭璞注云今俗呼能食

運也其與疏義相近食茹謂之茹故食茹亦謂之茹漢書董仲舒

之茹食於舍而茹菜是謂之茹食茹謂之茹茹茹茹茹茹茹茹茹茹

傳云茹食於舍而茹菜是謂之茹食茹謂之茹茹茹茹茹茹茹茹茹茹

皆無秋黃草者蘇白露之茹是謂之茹食茹謂之茹茹茹茹茹茹茹茹茹茹

云也草粗也列索隱云使國策云食馮隱以謂草亦舍之淳而食藁以草惡之

具也草粗也列索隱云使國策云食馮隱以謂草亦舍之淳而食藁以草惡之

具也草粗也列索隱云使國策云食馮隱以謂草亦舍之淳而食藁以草惡之

鼓琴也○謂義曰食任氏大之樁深衣也釋例云孟猶被衣朝燕畫衣服也

深衣也○謂義曰食任氏大之樁深衣也釋例云孟猶被衣朝燕畫衣服也

記曰絺衣與賜子絺衣與葛布衣可知當時之質孔氏廣然則經學是

也言孔氏任氏引也說之絺也絺史為故堯子賜絺衣與得被

降二衣也以堯耕絺一也且得琴者以堯賜琴若此明其所以顯也若徒

絺二衣也以堯耕絺一也且得琴者以堯賜琴若此明其所以顯也若徒

書絺陶而乃鄭氏讀過習此山以耳趙氏以絺衣之黼黻與鄭氏異

注云衣訓畫則繪也互見非絺有畫也段玉裁說凡解聲

是多為重禪衣也一曰威服亦致謂也威服趙云畫衣

也字振與參積字義同孟石被衫衣亦當威服趙云畫衣

也字振與參積字義同孟石被衫衣亦當威服趙云畫衣

也字振與參積字義同孟石被衫衣亦當威服趙云畫衣

也字振與參積字義同孟石被衫衣亦當威服趙云畫衣

也字振與參積字義同孟石被衫衣亦當威服趙云畫衣

者不得其說姑依臬陶謨作繪言之耳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錢塘
梁侍講同書嘗告予云舜承堯禪被珍裘正女若曰臧氏琳經義雜
志魏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珍裘正女若曰臧氏琳經義雜
孟子之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珍裘正女若曰臧氏琳經義雜
記云說文女部嫗也一曰女嫗據此知孟子本若二女嫗若果
聲孟軻曰舜為天子嫗也一曰女嫗據此知孟子本若二女嫗若果
是嫗之省趙氏訓
為侍與說文合

章指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所以殊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

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

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

與自殺其親何異哉疏注戴記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正義曰大

兄弟之讎不與聚國禮記檀弓云夏問於孔子曰居父不與同生

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與之兵

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

遇之鬪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

人及此會子所從周禮有異同云凡過而殺傷人以言成之者同義惟
曲禮錯出不可從周禮有異同云凡過而殺傷人以言成之者同義惟
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遠避之仇辟諸千里之外此專言過殺非本意
殺故調人得以使之遠避之仇辟諸千里之外此專言過殺非本意

同又調人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仇之者此言謀殺一人
 恐此令人勿仇之則死不得再殺其謀殺君父之罪當死也故
 同國令之仇父兄弟不誤解之耳若曲禮言則不合聖賢之道
 君父與之孔會合以爲不合者復百世之仇則太過不聖賢之道
 周禮與之仇會合以爲不合者復百世之仇則太過不聖賢之道
 兵交遊之仇會合以爲不合者復百世之仇則太過不聖賢之道
 矣趙氏言此者不同天國也列子天瑞篇釋文云惡加人
 加之人猶云隔一我也翟氏考異云墨子兼愛篇我先從事乎
 一人之親人能報我以利此言略與孟子之言大要在有無差等
 人報我以愛利之言也故儒墨之言大要在有無差等之
 人父兄已耳不必定愛利之言也故儒墨之言大要在有無差等之
 別

章指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
 惡殺反諸身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注古之爲關

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爲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爲

暴虐之道也疏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注云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

令姦人出入幾即譏也易復象傳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章指言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為暴故載

之也疏脩理關梁○正義曰禮記月令季冬之月謹關梁玉藻云

雖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時取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注身不

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也

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

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疏論語

從○正義曰引論語在子路第十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注周達於利

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

邪世不能亂其志也疏注周達○正義曰周有達義者劉熙釋名

利得以濟不通舟取義於周是周有達義也趙氏謂達於取利則凡

苟得之利皆營求之故雖凶荒之年有心計足以趨生故不死不

達於德則不能行達而行之則志定不為邪世所亂近時通解周

於邪世

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注好

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子臧季札之傳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

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鮒羹之類是也疏注是也○不至義

曰襄公二十四年左傳云范宣子曰古人之有言死有不朽何謂此

叔孫穆叔曰陸賈新語輔政篇云功垂於傳無窮本傳於不朽故以

名爲好不朽陸賈新語輔政篇云功垂於傳無窮本傳於不朽故以

周氏廣論云孟子古注攷云伯夷聖之清者臧之倫者也潘岳西征

伯三讓論云孟子古注攷云伯夷聖之清者臧之倫者也潘岳西征

賦云並稱之飄今依高委曹吳而成節蓋季札自願附長子曰諸樊後

次曰餘祭次曰餘味樊次曰季札當國王諸樊元欲立之季札讓不

可於餘祭次曰餘味樊次曰季札當國王諸樊元欲立之季札讓不

位季札去之謝曰曹宣公卒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立國子

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注不仁得

國者若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

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子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

得有天下也

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

孟世祀不為得也疏王之自禹己下五百歲曰賈誼新書數寧篇云臣聞

年而武王起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

通竊曰是以不仁得天下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於足天紀又當天

按趙氏於仁得天下前舉此紂幽厲皆非得天

下之幽厲實指引未切矣觀此云雖得猶失不紂幽厲皆云雖承

氏屬意荆州此數語實指操而孫不贊仁取象及管蔡皆有宗

終於無狀而言異姓也蓋當時如袁紹公孫二皆不仁得國者也故有

知所忌諱不表而出之也朱商均桀紂幽厲實以秦皇斥操耳而非有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注君輕

於社稷社稷輕於民邱十六井也天下邱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

殷湯周文是也注夫為邱十六井也注正義曰周禮地官小司徒九

為十六井然則邱民猶言邑民鄉民國民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

云邱衆也孟子盡心篇得乎邱民而為天子莊子則陽篇云邱里

者合十姓百名以為風俗也釋名得乎天子為諸侯注得天子之

心封以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注得諸侯之心諸侯封以為大

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注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

也注危注諸侯至侯也注正義曰孝經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

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反是則為危社

稷之行矣說文支部云變更也呂氏春秋當務篇云而不可置妾

也則變置即更立也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

溢則變置社稷注犧牲已成肥膂稻粱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

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注犧

以故共皇天釋上精禮社記月寢令廟之冬祀此社稷太史儀牲也郊特牲云唯社

邱乘社稷用牲何重故也尚書曰乃社稷新也白通羊一豕

廣孝道也社稷報功諸侯國所報者少何宗廟太牢祭之

何春求秋民報社稷也故月令仲春無擇秋之月社稷祭之

社元文命御元覽日百文昭校云今月令仲秋之月社稷祭之

春有祈秋成也御元覽日百文昭校云今月令仲秋之月社稷祭之

諸侯者秋成也御元覽日百文昭校云今月令仲秋之月社稷祭之

周水旱當一以疏而說為祀者蓋古人之似加於社稷者有全氏等禮之

成入蜡又不甚通則乃暫配其食神之罰最重亦甚遷其壇此禮之

置至神元之所關以重故自而後罕有聽於神嘗謂國不和五有行失

序於是有恆雨所懲創於咎國君而於震動神之陰陽命之安知常社

之難而將大恆所懲創於咎國君而於震動神之陰陽命之安知常社

也夫天相人其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為溺職雖黜故湯之非過矣但是

是為賢主道其進不可為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巫焚之縣北
 尚以爲不可況於此者疏說變置是也慢神之行古禮也陽冰
 夢縉言載旱州於城隍之神五日不雨焚其廟於山巔以答神休
 令縉雲大旱告於城隍乃禱者吏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
 期蓋因前此焚廟之禱嫌其罪於神而更新之使屠擊等
 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左昭公十年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
 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兩子產曰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
 其罪大矣奪官邑夫斬木是古禮亦變置之舉正意也八子產以非
 者即未可輕言之也漢詩曰靡亦神不舉正意也八子產以非
 說並行不悖稷而有穀然以萬言如神更置陳無已謂遷社稷於
 氏謂毀其社稷而有穀然以萬言如神更置陳無已謂遷社稷於
 於他處如旬容萬盜宗則謂水旱而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
 之上盜亦衰息萬盜宗則謂水旱而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
 以示滅殺如禱無郊祀之牲意如陳說則古者立社必在穀梁所謂大
 歲鬼神有禱無郊祀之牲意如陳說則古者立社必在穀梁所謂大
 右周復左此一朝定制未聞變遷之義則當爲萬說之內夏殷之
 字義又不合此變置與上節變置同義則當爲萬說之內夏殷之
 其祭禮而已也任鈞臺曰變置必是毀其壇
 遺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此說得之

章指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爲
 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注伯夷之清柳下惠之

和聖人之一概也疏注聖人之一概也○正義曰毛詩衛風載馳

正義云一概者一端不曉變通然則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

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

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注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

行何能感人若是論聞尚然況於親見勳炙者乎疏奮乎至起也

氏奇齡四書臚言云孟子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氣不斷古

文排句辭例如此言與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一下連下讀

則失辭例矣漢王吉傳云孟子云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

莫不興起按論衡知實篇引云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

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百世之下固屬下讀與親炙相對親炙

則百世之上與夷惠同時之人矣毛說非也○注論聞至炙者也

○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聞知聞也廣雅釋言云論曉也曉聞猶知

聞也毛詩大雅雲漢憂心如熏傳云熏灼也孔氏正義云熏灼俱

焚炙之義阮氏元校勘記云毛本作熏孔本作薰並非古本

作勳按音義出勳炙云字與熏同則作薰熏並非古本

章指言伯夷柳下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

德也

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

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居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

無所交接故厄也疏注孔子至厄也○正義曰音義云厄或作厄

淮南子修務訓云郭君之交高誘注云云援持也趙氏以上指君下指也

臣上無賢君下無賢臣皆不與孔子合故無援以至於厄故既

以楚使人聘孔子將往厄於陳蔡大夫謀相與發徒役圍孔子

也從食居聲厄於陳蔡之間謂絕糧厄當讀飽謂飢於陳蔡之間

也荀子宥坐篇云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

解厄字上下無交即指大夫相謀

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注貉姓稽名仕者也為眾口所訕理賴也謂

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疏注貉姓至賴也○正義曰音

姓當音鶴纂文曰俗人姓也張亡百御說文云北方人身種也按

於姓有九或氏於居或號或氏於事或氏於職此絡非號諡官爵故以為俗

人姓也張文為部人各稽則不為姓與趙氏異以為眾所訕知
是仕者說文人部云俚聊也國策秦策云百姓不聊生注云聊賴
也廣雅釋言云俚聊也理俚聲同字通國語晉語君得其
賴韋昭注云賴利也理於口猶云不利於人口也隱公四年公
羊傳云吾為子口隱矣言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注審己之
出於口故以人言為人口

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為士者益多口

疏注離於至多口○正

之假借故以益釋之爾雅釋言云增益也荀子大略篇云君
子聽律習容而後士買子新書道術篇云守道者謂之士是士
於凡人觀章指凡人即凡品士即指孔子文王也憎方言訓憚說
文訓惡廣雅訓苦潛夫論交際篇云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
閻瀨言惟謹也士貴有辭治之義離令蹇與趙氏義不同翟
氏瀨效異云理兼條分脩治之義離令蹇與趙氏義不
稱潛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孟子云無文故纂文有俗人之
屢憎於人之意謂徒有理於其口亦為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
子之道理其身心即有理於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輩耳於己之
聞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愠字申達愠義趙氏佑温故錄云愠
如字讀自明也上理字乃分辨之意不依舊訓賴求理於口徒茲
滋謂士憎惡以辨謗故益滋多口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
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注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

心悄悄憂在心也愠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

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縣之篇曰肆不

殄厥愠殄絕愠怒也亦不殄厥問殄失也言文王不殄絕吠夷之

愠怒亦不能殄失文王之善聲問也疏注詩至言仁而不遇也衛

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者孔子正義云言仁人愠怒也愠

羣小人在於君側者非此詩非論與孔子通禮記中庸引以况孔子

當日為羣小非議有如此詩論與孔子通禮記中庸引以况孔子

倫比也孔子倫小此詩謂孔子比擬此詩則如叔大孫武至問也見論

語曰毛詩大雅絲之口亦孔子之義也愠隕去其惡小人之問亦

王義太王立豕土有傳大衆之義也愠隕去其惡小人之問亦

不廢其聘以問鄰國之禮趙氏讀也箋以廢墜與失義亦不

近惟鄭氏詩每殊於鄭毛氏但訓隕為墜鄭箋以廢墜與失義亦不

合趙氏說詩每殊於鄭毛氏但訓隕為墜鄭箋以廢墜與失義亦不

未詳所受耳下云混夷虢矣混夷即吠夷故鄭箋以廢墜與失義亦不

怒箋以不殄愠愠怒多口也而愠怒必絕吠夷之愠則

令聞之孟義宜如鎮也念愠于羣小當是為愠常懼所愠即

羣小之多口也顧氏鎮也念愠于羣小當是為愠常懼所愠即

之無日而殄詩意宜如是也

愠怒之不殄詩意宜如是也

章指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諠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

能禦故咎貉稽曰無傷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注賢者治

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

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他人昭昭不可得也疏也注賢者至得

楚辭雲中君爛昭昭今未央王逸注云昭昭明也故云明於道德廣雅釋訓云昏昏亂也毛詩大雅召旻篇無不潰止傳云潰亂也

故以昏昏為潰亂之政呂氏春秋有度篇云不昏乎其所以知高誘注云昏昏闇也又誣徒篇云昏昏於小利高誘注云昏迷也故章指

以闇昏釋昏

章指言以明招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

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注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

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

止則蹊成為路為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

間也此云為誘注有間也按有間之言義數端各不同呂氏春秋去私
篇居有間高誘注云間也項侯有間杜預注云間差也訓云有間謂病
時方言也昭公七年左傳晉侯有間是也南子倂真訓云則醜美
愈方言高誘注云間遠也謂醜與美相隔少年左傳云國語晉語使無
有間矣高誘注云間遠也謂醜與美相隔少年左傳云國語晉語使無
有間矣高誘注云間遠也謂醜與美相隔少年左傳云國語晉語使無
注云無病與有大抵間為愈相怨與相好則為間之隙故史記
為遠無病與有大抵間為愈相怨與相好則為間之隙故史記
騷而傳以行他道為間此為愈相怨與相好則為間之隙故史記
別而傳以行他道為間此為愈相怨與相好則為間之隙故史記
行之間何遠遂為茅塞蓋廢此不於他道用謂此為間之路喻也若有頃
行以別有遠行處為他歧之惑也

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常被服舍而不脩猶茅

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倦也疏常常被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
云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當常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注高子以為禹之尚

貴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疏於文王之尚貴聲樂過

貴釋尚以樂釋聲俱詳見前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禹之聲

尚文王之聲此聲字即鳧氏為聲也攷工記前言鳧氏為聲

後言鳧氏為鐘可知聲即是鐘蓋聲以鐘為主故即此解尚字與

禮記殷人曰以追蠡注高子曰禹時鍾在者追蠡也追鍾鈕也鈕
尚聲義同人

擘齧處深矣蠹蠹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鍾不然以禹為尚樂也



即注為鍾鼻矣淮南○正義曰說文金部事云之鈕終印始者也此高誘注為鍾擘

注分謂也文選西京賦人髻肌分暴不入引周禮注云鄭注破裂也薛古字通

也淮南子謂間破裂之蟻折必有緣其破缺之深故欲絕也說文蝮部

二也字解蠹木中謂之蟻氏又說文解字注云蠹之深故欲絕也說文蝮部

物楚辭覽木中謂之蟻氏又說文解字注云蠹之深故欲絕也說文蝮部

追鍾鈕解也又擘齧處深矣皆蠹欲絕之貌此借之以為鍾鈕如方

言曰鍾鈕解也又擘齧處深矣皆蠹欲絕之貌此借之以為鍾鈕如方

蟲齧而欲離絕是株守思古辭而能通假之乃同鍾鈕如方

於禾黍之離絕是株守思古辭而能通假之乃同鍾鈕如方

貌此蠹欲離絕是株守思古辭而能通假之乃同鍾鈕如方

系微細蠹欲離絕是株守思古辭而能通假之乃同鍾鈕如方

田通藝錄攷二工創上物一記下其旋處也孟以稱離下垂其蒂之



何以有
是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注

孟子曰是何足以

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
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
豈兩馬之力使之然與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

足以稱賦

注

是何至稱賦○正義曰禮記明堂位云拊搏玉磬

和鐘之樂器後王皆用之也
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也
得獨由禹所殘缺今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高子以禹尚樂故

其器用至殘缺今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高子以禹尚樂故
後王皆用之殘缺今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高子以禹尚樂故

氏春秋勿躬軌篇淮南子冥覽訓皆云車兩輪間曰軌禮記中庸云

其車之制同軌如傳結軌行地之迹自無同故云在車之迹亦名為軌

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行地之迹自無同故云在車之迹亦名為軌

先靈而齊成缺齧故趙氏以迹釋軌明此軌屬城門受車輪之缺

也毛氏奇齡四書騰言云與兄孫講禹之聲章追何以蠡曰用之

謂軌而每門三涂祇各一門與涂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既造門亦即

造復涂未嘗前年有遠宗今年始有徐何謂孟久也文試多於此則微一

辭之中又急乎兒口擊之不自然得矣哉四字盡不關馬力並闕

及涂見言外故此較是追也而論為致亦所致毋軌久暫之

是馬謂力與即此惑一語而證年乘久遠非四馬朝兩力所能到意去隱言可

兩已不趙岐注謂兩詰問之公意欲張引馬力多謂兩力服兩能去隱言可

及多觀無解者古關隘馬郵至公有都乘郵車賦鄉遂往來之用謂之國

馬皆官給謂之馬又分馬而駕之雖無故周禮牧人掌器則

國馬而馭夫趣馬又分馬而駕之雖無故周禮牧人掌器則

語則且此兩等然則尹子常之言也韋昭本按春秋外傳以國語云楚

之戎馬稱也十井邱有戎馬一蓋與牛頭足氏以文軍公齋

自訂稿云云趙氏以兩散馬城門則車皆由之豐氏一車力乃以說為

反言可則文辭義害也如泥兩哀馬公二字即七年陳軌成子屬孤馬子能成

朝設乘車又左馬乘七兩大夫史記子魯君與車之疏

乘車一兩又左馬乘七兩大夫史記子魯君與車之疏

之兵乘者中蓋以四馬為上乘兩馬為中乘大事駕四小事

駕二為等差故也異義古毛詩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
牲駢駢周道倭遲是也其諸侯大夫唯駕二無四二十七陳成
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喪禮云升撫餘說云古駕車之
無上以乘也皆可為一車所駕之證曹氏之升撫餘說云古駕車之
法夏駕二馬謂之麗殷駕三馬謂之駟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
馬謂之駟孟若曰不知禹聲蓋觀禹迹彼城門之軌道止一駕四
車從中央禹謂來閔千八百於茲殷之馬於此門也與謹按夏駕二
於此門也而謂限切深是夏先兩馬之力與謹按夏駕二
馬見毛詩衛風千旄正義引王肅云夏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
一駢謂之駟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駟此說於先王之樂器後王皆
用之說尤切錄之以備參攷限切阮氏元校勘記云段
玉裁云門限亦名門切丁氏云限述切深由不解切字也

章指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蠹未達

一隅孟子言之將啓其蒙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注棠齊邑也孟

子嘗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

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疏

注棠齊邑也○正義曰襄公六年齊侯滅萊左傳云王湫帥師及
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共公浮柔奔棠晏
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注云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
十八年齊侯駕將走郵棠注云郵棠齊邑也十五年左傳齊棠公

之妻注云棠公齊棠邑大夫閻氏若璩釋地云齊滅萊邑故為齊

有後孟子為發棠即此是也今即墨縣甘棠鄉顧氏棟高春秋大

事表云郵棠故萊邑也山東登州即墨縣有棠鄉為萊之棠邑東

昌府堂邑縣為齊棠邑棠公為棠邑大夫孟子勸齊王發棠即此

後譌棠為堂周氏柄中辨正云顧亭林山東攷古錄云當時即墨

為齊之大都倉廩在焉故云發棠則棠為萊邑非今之堂邑縣也

大事表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

疑誤 齊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

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注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

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之以為士之於野外復

見逐虎者撻迫也虎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

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眾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

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
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疏注馮姓至虎者○正義曰儀禮
燕禮卒受者注云卒猶後也卒
之義為終亦後也卒為善足見前此恃力無賴為不善也
改而為善何以有士稱故趙氏申明之毛詩正義云士者男子成
名之大號故有勇名而進以士如稱勇士是也本稱勇士改而
為善乃為善士也申此者趙氏以士字連善字恐章句不明也劉

昌詩蘆浦有衆逐云余味此句段之言恐合之以勇卒善爲一善句士則以

爲則及點句不知止則士之以爲笑其爲周士者笑之有義相於本以

亦合閣後衆得釋地又續若古宋周密斷士則之爲句野者惟馮屬

之下野但此有衆耳何由馮婦來此爲無根或曰固已恐從未見則

南趙氏傲真訓釋云又入心釋高誘義云櫻迫於盈切文部云櫻迫也

故趙氏以真訓釋云又入心釋高誘義云櫻迫於盈切文部云櫻迫也

其楷之猶云寧繫釋文蓋引讀崔氏爲注纓繫以所繫迫之義引亦以

莊子是時衆方與汝慎無持何人得司馬樞注云義引音亦義繫之義

雅正切又瞻彼阪田箋云崎嶇負負也故云融阪頌云負也隅依

險段氏逐我諸戎孟字注曰虎負負也故云融阪頌云負也隅依

於土地逐我諸戎孟字注曰虎負負也故云融阪頌云負也隅依

依隙而怒也謹按字注斷見虎負負也故云融阪頌云負也隅依

矣馮婦趨而迎之謹按字注斷見虎負負也故云融阪頌云負也隅依

孟子正義 二十八 子中華書局聚

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故以走釋趨謂行之疾也說文手部云攘推也推排也推排其兩手於前作搏勢也孟子屬文奇與趙氏每能曲折達之卒為善士何至又為士之黨笑之則因其之野望見如是趨迎如是下車如是也則字非虛用也

章指言可為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

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疏暴虎徒搏也毛詩鄭曰爾雅釋訓云暴

謂莛犖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穀梁傳公子友謂莛犖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穀梁傳公子友

左擊故江熙云佻身獨鬪潛刀相害僖公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夢

與楚子搏注云搏手搏惟文以口噉皆不用兵也搏從手空手即相

搏而非搏有徒不徒之別也故趙氏以暴虎釋經之搏虎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

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注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

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

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

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

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

性也

疏

注夏月其味苦其臭焦○正義曰禮記月令春月其味酸其

謂之腥冬月其味鹹其臭朽亦氏正云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

謂之味而於四體言安佚以互見之則味必嗜甘色必好美聲則喜

音臭非謂臭專屬諸香也引易者繫辭上傳文也其臭如蘭則臭

有不如蘭之情目欲蒸色耳欲蒸聲口欲蒸味鼻欲蒸臭荀子王霸篇

此與孟子同楊倞注云先氣也後言香為得其意矣禮記曰佩容

臭蒸極也伏安樂也此注云先氣也後言香為得其意矣禮記曰佩容

臭也禮記烏鬱腥臊而沙鳴奇鬱酸暑浥之酸氣也花奇臭之眾臭之

氣之應鼻者為臭故禮記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此獨冠以香

臭者明其下皆臭也禮記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此獨冠以香

云以臭飾物可以脩飾之容故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此獨冠以香

芬香可飾物可以脩飾之容故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此獨冠以香

作巧腐穢之氣也鼻所嗅之總名也
臭非臭之名或專於香或專於惡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

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注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

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

得以天道王於天下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

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

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躋躋不倦不但

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疏孟子之至命也○正義曰戴氏震

知原於天地之化育者也有血氣則有所資以養其血氣者聲色臭

味是也又知有君臣朋友五者之相親相治則隨感而應為

喜怒哀樂合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入道備欲根於血

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則不

能盡一如一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而充之則不

性也謂者猶云藉口於後君子不審文義以逞其欲不藉口
於命之謂之性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以逞其欲不藉口
謂性非謂之性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以逞其欲不藉口
即口之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體之於安佚之謂性

性於所無人之善即能知其禮智而名之為善心所謂性
 底於無化者之妄為穿鑿也程氏荀田通藝錄未達而老莊告
 天子釋氏味焉而妄為穿鑿也程氏荀田通藝錄未達而老莊告
 命性相必通合一之於性乃治矣孟子曰百骸五臟百目之無
 則性之於聲也謂我之口嗜乎味我之目安乎色我也命焉色無
 不謂性也於謂我之口嗜乎味我之目安乎色我也命焉色無
 聲我之鼻知其臭我之四肢安乎色我也命焉色無
 生之性也其不知必臭我之四肢安乎色我也命焉色無
 遂已難成則不能使過其所治之恆難道以性過遂則必斷其
 則命難成則不能使過其所治之恆難道以性過遂則必斷其
 之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禮之於賢者則聖人之於父子也義之
 性焉君臣以禮之於賓主也禮之於賢者則聖人之於父子也義之
 施於君臣以禮之於賓主也禮之於賢者則聖人之於父子也義之
 吾心所具聖人之心與天相通也五者皆體之者與俱生之性
 也其性恆難及乎則治之性道以恆易者難遂之者與俱生之性
 成則性不難及乎則治之性道以恆易者難遂之者與俱生之性
 順則性不難及乎則治之性道以恆易者難遂之者與俱生之性
 畏其難知必智及乎則治之性道以恆易者難遂之者與俱生之性
 監毛三本知作音義出阮云校音注同云則智於非也元性
 焉各本同乾道焉化也○注聖人至命也○正義曰天道神即元亨
 利貞之本道焉化也○注聖人至命也○正義曰天道神即元亨
 德使天下各遂其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得禮而之道聖人
 之於天也乃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得禮而之道聖人

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遭遇乃得行不得位而天道不行所謂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趙氏謂道不義行則民不遂其生屬之命而仁義禮智之德不其生亦屬之命然顯愚之民欲不遂屬之命而仁義禮智之德不其生亦屬之命不能自通其神此其口鼻耳目之欲則匡直者有以輔之而不事外求其命矣若君子處此其性之所欲則任之於命而諸教化之無仁義禮智之德則率乎吾所謂雖無文王猶興也且由是推之父頑人而甘同於顯愚之民所謂雖無文王猶興也且由是推之父頑母嚚命也斯得命也而周公則勤勞王家感此父子不謂命也罪人斯得命也而周公則勤勞王家感此父子不謂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斯得命也而周公則勤勞王家感此父子不謂命也

章指言尊德樂道不任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

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疏云不任佚性○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任作追○治

性行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文選注引作治身勤禮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注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

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

人也注樂正子為人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注不害問善信

之行謂何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
之中四之下也注己之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為善人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為信人不意不信也充實善
信使之不虛是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
輝是為大人大人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
不可得知是為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善信在二者之中四者

之下也疏可欲之謂善○正義曰趙氏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

篇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高誘注云善好也所欲於代者非一事中

論天壽篇引孟子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不欲也欲於好者非一事中

善善可欲即其可好其自為善則可好猶其不善則謂信○惡其人可惡

即為惡人其人可好其自為善則可好猶其不善則謂信○惡其人可惡

虛也實有之矣是為誠信也趙氏引不意有之見論語憲問篇謂
不可億度人之不信引義曰詩召南小雅有命不可億人之不信
也○充實之謂美○正義曰詩召南小雅有命不可億人之不信

詩云實有也即此有諸己者擴而充之使全備滿盈是為充實詩
邶風簡兮云彼美人兮箋云彼美人謂人也首章碩人侯侯傳

孟子正義卷二十九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注墨翟之

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道為己愛身雖違禮尚得

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

則當受而安之也疏舊謂墨至而已矣○正義曰趙氏佑温故錄云

毀傷之義竊謂不然此亦互見之耳逃墨之人始而墨及逃楊亦不

勢不可復歸楊而歸儒者非知以也兩必有逃楊之例歸而墨及逃

可歸楊而歸儒者非知以也兩必有逃楊之例歸而墨及逃楊亦不

斷兩家之優劣也楊之非知以也兩必有逃楊之例歸而墨及逃楊亦不

知有人視天下皆漠不關情似近成刻寡之恩而實止知有己不

之仁民愛物而徒為一概則同知辨之視此人身皆無顧惜至成

從井救人之物愚其不情則一天下辨之視此人身皆無顧惜至成

隱故孟子並斷之禮記曲禮三之諫而聽則逃之注云逃也詩者

孟子正義二十九 也反釋其本也爾雅釋言云追還也廣雅釋詁云歸鄭氏注云歸來言

音弁不煩別義耳注云注今之至太甚○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辯而不德服氏注云辯易奪也鬪奪皆謂爭也墨子經上云辯爭彼也故趙氏以爭釋相書業誓馬牛其風鄭氏注云風猶放也放風
一天云風放也詩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傳亦云風猶放也放風
一音之轉放逸即風逸也方言云豬其子謂之豚爾雅釋獸云豕
即豚是豕

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

過也疏來者不綏○正義曰論語子張篇云綏之斯來孔子云綏

而歸者不受安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注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

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紕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

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疏有布至之征○正義曰惠氏士奇

屋粟者地稅夫一爲廬夫三爲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

粟米之征管子謂籍於室屋妄矣蓋計畝以步計井以屋故小司

徒得據而攷焉而斂之斂孟師者是也邦布者口泉衆寡有數長短

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謂籍於萬民
六畜妄矣蓋家辨其物歲入其書故鄉遂大夫得稽而征焉而地
之外府者是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出三夫之地

說甲朱綴欲上為甲是無殍橫稱布所幣布布則一里布物出夫稅
 文胄綬鄭其旅之胄軍衣而征則為出者非貿布里之又詩里布凡
 云正逸云減下放鄭卒云父也布泉故布泉絲即二布廬云布入民
 綬義周穿也旅工氏當豈子且離屋粟則衣與說子同糸袍次云章縷云
 綫引鄭年卽春之數甲七徹屬之部氏縷云與子同縫澤也書業云誓
 也鄭不縫云數甲七徹屬之部氏縷云與子同縫澤也書業云誓
 魯云登綴線是甲七徹屬之部氏縷云與子同縫澤也書業云誓
 頌敕甲也謂甲七徹屬之部氏縷云與子同縫澤也書業云誓
 闕謂不武氏縷云與子同縫澤也書業云誓
 宮穿微滕億孔釋晁甲注云以甲之革必人有線管其縫線
 篇之謂孔釋晁甲注云以甲之革必人有線管其縫線
 貝之謂孔釋晁甲注云以甲之革必人有線管其縫線
 胄謂孔釋晁甲注云以甲之革必人有線管其縫線
 朱甲縷注云以甲之革必人有線管其縫線
 縷繩注云以甲之革必人有線管其縫線
 傳有曰以甲之革必人有線管其縫線
 朱斷縷繩注云以甲之革必人有線管其縫線
 縷繩注云以甲之革必人有線管其縫線
 以當甲之革必人有線管其縫線
 朱使不縷必人有線管其縫線
 縷理組有線管其縫線
 之穿書飾謂乃之
 疏治穀謂乃之
 謂之乃之

珍做宋版印

謂以朱綬連綴甲也又按朱綬即曹之綬以太平御覽詩云貝朱綬
飾也鄭未備也按飾而武氏所言是縷為甲之縷也葉時禮
甲於義猶六軍人自為備有積倉行獨及軍旅九式均財是
經會元之職九賦自備有積倉行獨及軍旅九式均財是
有以爲之法亦均節與謹按梁惠下篇引晏子已云無煩於
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與謹按梁惠下篇引晏子已云無煩於
然師行而糧食既非常賦則亦非秋時之正額既轉已米粟
米之征布縷粟米既非常賦則亦非秋時之正額既轉已米粟
必有負荷之勞死息何義云斯義同庶賤役也宣十
二公羊傳庶役謂勞死者數百人何義云斯義同庶賤役也宣十
汲水漿者爲役養馬者曰廩炊者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有
廩養卒集解引韋昭云析薪爲廩炊者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有
析薪故名斯廩其俗字也蘇林云廩炊者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有
養養人者也飲食所以養人故炊者名養也君子用其一緩其

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

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注則分

○正義曰論語季氏篇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集解引孔氏云
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孟子言父子離析趙

氏兼及分崩因有異心各思逃竄則父
不顧子子不顧父故忘孝慈之禮義矣

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子道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注諸侯正

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

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

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疏諸侯之寶三○正義

以為寶注云寶謂善道可守者寶與保通謂保守此土地人民政

事也○注云寶謂善道可守者寶與保通謂保守此土地人民政

厥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

而則其左足及厲王又武王即位而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

人相之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

和乃抱其璞而問其故和曰非也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

名之以璧此吾所以悲也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璧焉遂命曰

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傳也趙王欲殺之璧人趙昭王聞

不子秦璧趙後秦伐趙拔石城請易璧秦亦殺二萬人趙亦終

強國爭之強國加害也莊王篇云隨侯之珠和璧祇怨結而

書鄰陽傳獄中上書云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

不見德文選作隨侯之珠夜光之璧淮南子覽冥訓云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注云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正義引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史記李斯列傳有隨和之寶正義引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隨侯使之珠無求索爭國事趙氏蓋連及之新序雜事篇云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求索或指此與

患也
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注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

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

必死

注盆成至必死○正義曰說苑建本篇有盆成子是盆成

與孔子由其死矣語同何故斥之又晏子外篇載景公命盆成括以母柩合葬於路寢事晏子稱之曰括者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又嘗為孔子門人是齊有兩盆成括也然孔庭從祀無盆成括

知其將見殺注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

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注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

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疏注

有至身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治高誘注云才智也方言曰智或謂之慧是小有才謂有小慧也論語衛

靈公篇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集解鄭注云小慧謂小小捷

才智說文心部云慧儼也慧則精明則照察人之隱慧則捷

利捷以成事而謙順處之是爲大道也君子明足以察奸而仁義

有孚而化道大則無驕亢異端以相感而通于食有福何害之有

章指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

道也疏○小知自私○正義曰西都賦云賈承明金馬著作之大雅先人

宏達於茲爲羣李善注云大雅謂有承明之材七十四人故大

立稱焉又上林賦揜羣雅注引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故大

雅之材三十人後漢書文苑傳孔融謂數彌衡曰正平大雅固當

爾邪劉劭一人志九徵篇云具體而微謂之德曰德行也者大雅

人之稱也一退讓處後也驕冠子近迭篇云龐子問驕冠子曰對聖人以

庶道何先驕冠子曰先人義雖異而指略同又按崔篆慰志賦云

保其身大雅或指無謂也與上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注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

上也

疏

注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

誘辯注云舍止也故以舍釋館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舍靜郭君善劑

貌辯於舍也趙氏以爲樓者說文木部云樓重屋也宮在屋之上故

名上宮也禮記月令可以居高明樓然則樓觀也劉熙釋名釋

宮室云樓牖戶之間諸射孔樓樓然也然則樓觀之名取於婁麗婁

以開窗牖釋之即玲瓏之轉聲蓋其制狹而高四有業屨於牖上

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度也注屨屨屨也業織

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

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度度匿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

曰侍從者所竊匿也疏履屨也尸部云屨履屬趙氏以縱爲屨部云屨

草屨釋之此直以屨釋屨也草屨故云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謂

織草爲屨已有次第而尙未成爾雅釋詁云業敘也國語晉語云

則民從事有業韋昭注云業猶不精也故敘義同云有次業者以

業始也與創造作等字相轉爲初皆造而末終之稱也注屨始作

至匿也○正義曰音義云度或作廖同音搜今諸本作廖惟廖本
作度論語為政篇人焉度哉集解孔氏云度匿也淮南子說山訓
不匿瑕穢高誘注云匿藏也或婉言其竊而詭云藏匿以為戲也
趙氏以匿釋度又以竊釋匿謂中出曰竊隱公八年公羊傳稱人
直以竊對之說文穴部云盜從中出曰竊禮飲酒禮賓及衆賓皆從之
則從不疑也注云從者隨從也儀禮鄉飲酒禮賓及衆賓皆從之
注云從猶隨也華嚴經音義引蒼頡云侍
從也故從者為門徒相隨又云侍從者也
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

注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屨故來邪曰

殆非也**注**館人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疏**問之過

○正義曰經云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注云有來問孟子者而於
孟子之答則云孟子謂館人此注云館人曰又云自知問之過然
則前來問者即館人也蓋館中非一人來問之館人不必即求屨
之館人抑館中公共求之而問者止館人中之一人故別之云
或問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
已矣**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

呼來者亦不逆拒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
取之與否君子不保異心也見館人言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

知謙以答之**疏**注孟子至答之○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以
經省曰字趙注特下孟子曰以補之章指云非己

乎言	受銷	雜也	者不	子可	有與	情氏	故本	者充	追其	賢是	而科	三所
學門	門戶	也孟	問拒	可保	學否	而正	專作	拒國	呼潔	之漢	譎僞	絕己
於大	之賢	子錄	於去	也子	道即	受義	兵拒	之者	謂也	大人	趙疏	宋字
賢君	而而	此章	者不	也子	之竊	故敢	一宋	漢追	不保	經文	氏亦	本正
子黜	之借	且夫	止夫	可子	心而	拒之	志本	石寇	其往	或不	佑云	岳釋
之門	門廢	以夫	且夫	知子	與否	即逆	以岳	經之	召往	人作	温夫	本經
而黨	之黨	見良	夫良	也子	之也	逆我	逆本	馬也	之也	語仍	故我	本經
籍趙	中氏	設醫	其云	故子	有學	之大	秦咸	侃也	呼集	是子	錄之	廖子
未生	嘗漢	者多	雜能	保子	道之	國亦	章淳	義房	為解	意子	云設	本字
無未	依見	一病	也保	知子	無心	廣亦	昭衢	疏元	評鄭	舍乃	此科	孔阮
附當	虛時	以櫛	子保	荀子	竊又	雅以	注州	本齡	之氏	隱子	作以	本氏
聲跋	之扈	寄托	貢知	則子	有竊	釋釋	云本	作注	假云	諷字	孟教	本校
士之	故家	者多	曰荀	或子	之竊	云拒	廖本	距云	借往	矣而	語則	子勤
有非	故家	之枉	君子	即子	之竊	取與	也作	此追	也猶	論夫	而作	子云
慨不	以以	多木	曰荀	或子	之竊	取與	也作	拒召	管子	語音	予是	案夫
		所以	君子	或子	之竊	取與	也作	本論	七說	而作	我也	注子
			法行	或子	之竊	取與	也作	古通	臣文	篇孟	予子	云之
			身篇	或子	之竊	取與	也作	矣敢	七言	人子	氏子	夫設
			以云	或子	之竊	取與	也作	國語	主部	潔言	從蓋	我科
			南郭	或子	之竊	取與	也作	齊毛	篇云	己以	無字	設也
			來惠	或子	之竊	取與	也作	三可	許召	以進	改足	閩監
				或子	之竊	取與	也作		車也	與聖	字相	授之
				或子	之竊	取與	也作				明涉	毛

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屢非己

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疏受之如海百川移流○正義曰

揚子法言學行篇云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造次必於是○正義曰論語里仁篇中語釋文

引鄭氏云造次倉卒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注人皆有所愛不忍加

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

疏人皆至仁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

不忍即下無害人之心

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注人皆有不喜

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

為此者義人也

疏人皆至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為即下無穿踰之心○注此者義人也○正義曰者字

疑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注人皆有不害人之

心能充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

疏注能充大之○正義曰呂氏春秋必已篇禍充天地

高誘注云充猶大也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注穿牆踰屋之姦

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

疏○穿踰

義曰閩監毛三本此作穿窬下穿踰之類作穿踰宋本孔本韓本皆作踰說文穴部云窬穿木戶也走部云逾越進也逾即踰窬踰

圭二字本異禮記儒行華門圭竈注云圭竈門旁竈為竈也穿牆為之如
義皆為空而字不同竈自音史耳趙氏云穿牆踰屋則自為踰越
之踰論語陽貨篇云其猶自穿竈之盜也與集解引孔氏云穿踰壁
也竈竈牆也釋文云踰本又作竈然則釋文論語本作穿踰是論
語之穿竈與孟子之穿竈一也或借竈為踰故有作穿竈者其實
皆穿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注爾汝之實德

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充大而

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疏尊注爾汝至義也○正義曰爾汝為

安而受之所謂實也蓋假借爾汝為輕賤受爾汝者所輕賤亦自安而受

之亦所謂實也蓋假借爾汝為輕賤受爾汝者所輕賤亦自安而受

故云德既實有當受之實自不能受經言無受者自勉於德行之

爾汝也既實有當受之實自不能受經言無受者自勉於德行之

不為人所輕賤猶分位已尊不自為賤人所爾汝非謂汝有德可受之高自

而無窮非僅免人也輕賤而有已故不充大之使獨以去之也但德
行無窮非僅免人也輕賤而有已故不充大之使獨以去之也但德
凡身所至無非義行之所至禮記樂強不息之道也毛詩秦風無衣
篇與子偕行傳云行往也禮記樂強不息之道也毛詩秦風無衣
注云至猶達也義行也趙氏無所以行釋往字以所至申達字自
所至皆可以為義行也趙氏無所以行釋往字以所至申達字自
則自取也又云行也自止也而無所往而令自禁也行無使也自奪
也則自取也又云行也自止也而無所往而令自禁也行無使也自奪

以言而言是以言銛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銛之也是皆

穿踰之類也注銛取也人之為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

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

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

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疏銛取也今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銛字

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按銛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

不曰銛取也注云謂挑取也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皆與之

或曰銛或曰銛徐鍔說文繫傳云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皆與之

誤者是也姚寬西溪叢語云氏以篇食字部有銛字注音達兼傳寫

甜字然則銛字非趙岐以字訓與是也當如郭氏方不其字從金

為銛玉篇廣韻曰銛音他點反銛為屬乃音織銛音忝與音忝者不

同各從其義也按銛之挑是此銛也言銛為堅也俗以鎖鑰

說文作銛一正種織挑取而得此銛者二種之堅厚蓋銛之上遺挑

以利為銛徹惟其利故能挑取其義亦相貫矣龍龕手鑑食部平

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

疏善道也

道曰說文由是道即行善道也禮記大學篇是故君子有大道云云

謂心脩之其明而六經未有空指一語而行之約知是脩之者致其心之明自

能正權度事無微道存焉自發明知近哉遠之義也脩其身焉

而天下帶平孟指心言故以近言為正心凡東氏以脩身明指身言

此不帶平孟指心言故以近言為正心凡東氏以脩身明指身言

熙釋之名釋說文指心言故以近言為正心凡東氏以脩身明指身言

亦居帶以上脩身之事也吐仁義明之謂也

未言所以上脩身之事也吐仁義明之謂也

德即施仁者元也義利也亨利貞守仁明脩身又德於正心守

仁皆在胸臆者實互言也守仁之義本外身是正心言如是守

象以仁義孟帶之情趙氏盡得之矣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天地之

陰也陰地氣也董子於空此亦不帶而道存之義太君子之守脩其

身而天下平注身正物正天下平矣疏身正成己也物正成物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敬脩己以安百姓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

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注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

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注芸治也注芸治也○正義曰說

也重文菘穎或从芸芸為穎之假借亦菘之省文也除穢即所以

治之故以治釋芸禮記曲禮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是也○注是

求至太輕○正義曰廷琥云孔本

無是字汲古閣本輕下有也字

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為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

妄芸言失務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注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

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疏義曰堯舜性猶荀子解

蔽篇云體道楊倞注云體謂不離道也管子君臣上篇則君體法

而立矣房元齡注云體猶依也依與不離義同依性即中庸所云

率性人性本善堯舜生知率性而行自己為善者也湯武以善自

反其身己身已安於善然後加善於人堯舜率性固無所為而為

湯武反身而後及人亦非為以善加人而始為善此動容周旋中

非尚論堯舜湯武也為托於堯舜湯武者示之也動容周旋中

禮者盛德之至也注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疏人

動至至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動作也禮記少儀祭祀之容注

云容即儀也冠一人字明此泛言人不指上堯舜湯武或性或反

皆無所為而為人之繼堯舜湯武而或性或反皆如人哭死而哀非

為生者也注死者有德哭者哀也疏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

自無偽飾惟因其人有德雖非親屬而亦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

哀之出於真意非以此結交其子弟父兄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注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

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性不忍欺人也

疏注經行至人也○正義曰信公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壺飧從

行營劉逵注云直行為體德不離德也在水注引靈樞經云脈之所

操毛詩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傳云回邪也國語周語求福不用

而此則自其德非由求固祿位故為清操介節以結上知也言

不信則招尤謗而求惡名今以不忍欺人而庸言必信非謂欲弋

致方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注君子至已矣○正義曰順性即率性謂

壽在天待命而已矣疏堯舜也說文足部云蹈踐也踐德謂湯武

反身也毛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傳云度則而行之是為行法周

度法也毛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傳云度則而行之是為行法周

旋中禮哭死而哀經德不回言語必信是也其有所為而為不出

干祿正行二端乃君子於此二端則俟之於命也順性蹈德行其

法度威德所致自然周旋中禮也矣死而哀也經德不回也言語必信也為生者為人若為人則此四者非干祿即正行干祿固虛偽之小人孟子特指出正行二字其嚴氣正性自命為君子與干祿者之形相反而與干祿者之虛偽則同孟子指之為正行趙氏申之云正行為名後世此類非不托於辨別士品小慧之殺身則已於千古之上有以鑑之自益成以下辨別士品小慧之殺身則學道之人不能保其竊屨尤為切切者矣

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

之隆不是過也堯舜之盛湯武之隆○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伏羲至純厚作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

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注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

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

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注大人至得盡○正義曰

故云尊貴者音義云藐丁音邈藐然難虧舊注幽通賦黃神邈而

詰云邈遠也文選思元賦允塵邈而難虧舊注幽通賦黃神邈而

靡質兮應劭注皆訓邈為遠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釋文引簡

諸侯者以順為正是狎近之也所以狎近之者視其富貴而畏之也

亦渾言其堂之高耳當時縱僭乎帝制堂階之高不必更踰九尺而屋之高或進二丈八尺者為三丈六尺可也所以總括之數尊官焉堂高九尺椽題三圍會子大賢即為尊官何致僭天子九尺之階若三圍莊子人間世釋文李孔本經尺曰圍然則三圍者三尺也廷琥云趙注堂高數仞孔本作高堂數仞

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注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

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疏注極五至一丈○正義曰說文食部云

列前有方丈之多則極五味無不備置故以饌釋食謂食也論語為政篇有酒食先食饌集引馬曰饌飲食也廣雅釋詁云饌食也是具食亦單謂之食儀禮士冠禮具饌于西塾注云饌陳也周禮秋官掌客皆陳注云陳列也趙氏既以饌釋食又以列釋饌是食前即具食於前亦即酒窮樂食味方丈

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注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

獵從車千乘般於遊田也疏注般大也○正義曰般大詳見公孫

文選西京賦般于游畋其樂只且薛綜注云盤樂也此云盤于遊田般與盤通書盤庚漢書古今人表作般庚君爽時則有若甘盤史記燕世家訓大者不同此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與般樂之般訓大者不同

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注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為也在我所

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乎哉

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

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也疏茅茨至蕩

曰韓非子堯之有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亦見淮南子主術

訓史記自敘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

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莊公

四年左傳楚武王曰余心蕩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注養

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

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疏天官養治至寡矣○正義曰周禮

其病注云養猶治也說文山部云寡少也存與亡對故以不存為

亡單豹事莊子達之魯有單豹者嚴居而飲而與民共利行年

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魯有單豹者嚴居而飲而與民共利行年

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

門縣無不走也而病攻其內此二疾皆不鞭其後者內而虎

食其外穀養其外也而病攻其內此二疾皆不鞭其後者內而虎

春秋必已篇云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注云不衣芮溫身處山

林巖嶠以全其生不盡其術而食之高誘注云不衣芮溫身處山

道引也芮絮也幽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

外凋此之謂也亦見淮南子人間訓

者寡矣注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

不存者衆也

注謂貪也○正義曰詩大雅桑柔篇民之貪

高誘注云求無厭足為貪是貪大夫其誰先引對曰其變者襄公十四

年左傳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引對曰其變者襄公十四

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

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

乎欒黶死盈之垂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

是乎在是其事也欒雖不亡而盈亦必亡先德之恃焉可久乎

章指言清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

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疏清淨寡欲○

自敘云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禮記孔子閑居云清明

在躬注云清謂清淨說文水部云灋無垢穢也灋即淨字

會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注

羊棗棗名也會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

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美也疏注羊棗

○正義曰爾雅釋木云選羊棗郭璞注云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

呼之為羊矢棗孟子曰會皙嗜羊棗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羊棗

一名選說文棗羊棗也是以為棗之總名也趙氏以棗名釋之以

棗類衆多此其中一名耳何氏焯讀書記云羊棗非棗也乃柿之

小始者初之生色黃熟則黑似也羊今俗呼樹牛再接柿一成柿余乙卯客沂授臨

亦呼之羊說為疑稷周氏中辨正陳禹氏蓋名說文解字注遠

山或皆得之親見益信何絕之說不誣段氏玉裁為文解字注遠

訓棗即隨地有之樽爾雅諸棗赤心而外刺非棗殊不當取樽為

驗而折似棗而古乃為可榘昔釋西苑萬善殿中凡物必得樽葉

似柿而古不似棗實似柿而小如頭甘美師古曰樽此樹之便

棗釋文與榘音相近榘即榘字之誤○注會至美曰樽○木榘曰軟

爾雅釋云榘音又作榘榘者榘字之誤○注會至美曰樽○木榘曰軟

食此羊故己惟身不也忍食之也禮記少儀云牛羊念其父腥既而復之

為膾麋切鹿葱若薤豕為軒皆柔之注云麋之為言辟腥也先為菴葉切之

復報其切之餘文與成膾內略同云膾春用秋芥肉腥也先為菴葉切之

殺腥謂及其氣切也益州有鹿羆者近由為類之矣釀或為柔之宛或

天官豢人注引少儀薄切而膾細切也即成而為片如周禮

肉切也又將疾所速下刀少儀條謂之報讀為赴疾之赴說文解字注音凡

炎為	姓周	通不	子之	官得	謂之	而謚	敢祖	上於	自高	檀母	名蓋	諱王
帝正	道乎	與與	展子	族賜	若公	命與	斥亦	諱周	父祖	君云	二雖	先死
宋姓	然也	族同	之為	邑姓	舜命	之族	言仍	祖然	至之	所既	小不	王日
姓也	也也	之同	孫公	亦故	由以	氏公	者諱	推則	高父	無私	史掌	名為
子若	始注	以矣	故子	如其	嬌字	諸問	此父	之周	祖當	卒私	偏諱	惡忌
本炎	祖云	姓禮	為公	之臣	汭為	侯族	湯是	則制	皆遷	哭諱	逮而	忌名
於帝	為元	而記	展子	謂因	故展	以於	君自	大以	不者	宰夫	必若	日為
契姓	正孫	弗大	由子	取其	陳氏	字衆	父天	夫諱	敢也	夫夫	之由	諱禮
是姜	姓之	別傳	此為	舊王	嬌云	諡衆	之子	三事	斥桓	執之	母大	卯記
始黃	高子	綬云	言公	官父	姓立	因仲	名至	廟神	言公	木所	則史	大王
祖帝	祖姓	以庶	之孫	舊字	報有	以對	事庶	當天	氏年	以公	諱進	史制
為姓	為別	食姓	則公	邑或	之使	為日	也人	諱子	正左	於詩	父也	所云
正姓	庶高	而別	姓孫	稱即	以以	族天	隱未	會諸	義傳	宮書	母曲	太史
也姓	孔祖	弗於	之賜	以先	而諸	有建	公八	祖侯	云申	曰不	不禮	諱典
云姬	氏五	殊上	子以	為人	命侯	世德	年諱	庶諱	自殷	舍諱	遠云	惡禮
高本	正世	而百	即王	族之	氏因	功因	左父	人高	以周	故臨	事卒	即執
祖於	義而	世單	改父	皆諡	曰其	則生	傳者	不祖	往人	而文	父乃	小簡
為黃	云無	而於	族字	之以	諸由	有以	無君	逮以	未以	諱不	母則	史記
庶帝	正服	昏下	由為	時為	侯位	官賜	駭之	事下	有諱	新注	不禮	所諱
姓齊	姓世	姻昏	氏氏	君族	則卑	姓亦	卒羽	父鄭	諱事	廟中	諱不	之惡
者姓	對所	姻通	立無	諸則	侯有	亦之	父未	母者	法神	云故	王諱	注云
若姜	氏由	可通	則駭	諸侯	有	如	請	雖適	諱注	不謂	諱嫌	諱云
魯本	於族	者以	姓公	侯有				不士	始云			

三桓等然叔牙季友之也後同姓鄭為一七族穆其子為國之後為游氏之

虎通蓋名族篇云九族所以有各姓何而九族崇恩為一厚親親遠禽獸別

昏姻也姓故紀世也人類稟天生相愛以死相哀也所以不有相娶者何所以貴

功德也或力或官或氏或事諸侯之氏即為知其德所以絕世也

此分姓別氏甚久而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按各姓之

若大宗之然命曰陳四國賜姓曰舜有陳胡公曰董

賜之姓龍無蓋承者如史記白虎通禹祖昌意以生賜姓或

之說而契以元義乃完舜姚斯為因後賜姓必兼春秋禮

族統於上別於下鄭統五世義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之

所出故氏本則謂之姓則故風俗通氏在也此由姓而氏之

多言南氏也姓見於南春氏隱九年天子使南季來聘穀文

也史記陳杞世家曰庶人時堯妻也居於此為夏后而

也凡言賜姓者先儒以為有德者則復之祖此使紹其後故

生以賜姓在無族無姓以前是因其生氣滋盛而以姓表其同德也其異族既繁滋之後是因其生氣滋盛而以姓表其同德也其異亦道德也故皆為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也若論正姓惟伏羲初定人道時所賜乃為真姓本族自黃帝以後庶姓之中更為庶姓惟本其所知者以為姓即以為族而已矣

章指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

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

子言之者也疏思親異心○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

傷其聞之晚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

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注孔子居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

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

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

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也疏注簡大至士也○正義曰此文見論

語公冶長篇但彼云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此不同彼集解引孔氏云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

進趨於大道穿鑿不知文章為穿鑿所以裁制蓋孔氏讀斐為匪然文章為穿鑿

禮覲禮云伯父然者初事注云初猶故也五黨之為州趙氏為鄉周禮

地官大司徒不引此者所以別乎阿私曰黨之謂之黨趙氏為鄉周禮

時以聖人當稱北黨之士即此君廷補而禁之謂之黨趙氏為鄉周禮

鄉釋黨又引周禮以謂之謂孔子所稱吾黨之士即此君廷補而禁之謂之黨趙氏為鄉周禮

或謂五黨釋之尤失之遠矣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

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

必得故思其次也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獯者能不

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獯次善者故思之也疏孔子至此

亦見論語子路篇獯音義云獯丁音絹與獯同按說文犬部

所不為也獯之為獯猶捐之為環又心部云懷急也讀若絹敢問

何如斯可謂狂矣注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曰如琴

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注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

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蹊蹕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牧皮行

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疏注琴張至學昭公二十年左傳云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子弟

焉注張琴與宗魯友七子子篇云琴衛人字正義云張則以師

配姓為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鄭衆皆以為子張即顓孫師

服虔云案七子傳云少孔子四餘大孔師是時四十知

未敦反登子琴張三說不與友曰孰與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與人相為視而笑

為孰能登子琴張三說不與友曰孰與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與人相為視而笑

莫逆於心遂相與莫然有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

乎而人已反視而笑曰是猶惡為人禮意左傳莊而引鄭賈之說則當氏豈

以不知張為子張為趙氏之本觀也服虔始疑而引鄭賈之說則當氏豈

張史記仲尼弟曰子傳云亦無琴牢其陳氏不鱣論語古訓云王肅家

人肅臆說亦不可信按鄭衆賈逵既以左傳之琴編為子張則當時
 說者反而鼓琴者張也故謂之張善鼓琴又為正當時以莊子多荀
 張為顓孫師之證而趙氏之本也蓋子張之為舜趨是子張氏之
 賤儒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冠神禪其鄙家也學於孔子鄭氏解
 論語堂過乎張云邪僻文過直以辟為邪此趙氏師也謂其不
 能純善也漢書古今人表以張即張與會相次於第三而以琴
 牢列於第四似亦以張即張與會相次於第三而以琴
 無琴張之名趙氏生王肅前見有家語自不知琴張即琴牢以
 或作楚辭無本也王肅念孫廣雅疏證云釋琴張即琴牢以
 長即無常之意無常謂之狂也
 子張之為人蹕蹕而日加王逸注云蹕蹕暴長貌也暴
 詭變化也漢書劉輔傳云必有卓詭切至顏師古注云詭異於眾
 也莊子寓言恐非其實何以謂之狂也注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

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注

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

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疏注嚶嚶志大言大者也○正義曰音義

志大言大是誇語矣既欲之而又慕之故重言古之人說文心部
 云慕習也習者重也在心欲之不已則形於口者亦不已毛詩小

雅出車灑狃于夷節南山式夷式已大雅桑柔亂生不平召晏實靖夷我邦傳皆訓夷為平爾雅釋詁云平成也易復象傳中以自考也釋文引鄭氏注云考成也向秀云考察也禮記禮器觀物弗之察矣注云引察猶分辨也平與辨義通則夷考即是考察說文大部云奄覆也

掩與奄通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獵也是又其次也注屑絜也不絜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

人能取賤污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獵人次於狂者也疏注屑

狂者也○正義曰毛詩邶風篇不我屑以傳云屑潔也古脩潔之字皆作絜楚辭招魂云朕幼清以廉潔今王逸注云不污曰

潔不污穢為絜是污穢為不絜矣漢書楊胡朱梅云傳贊云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顏師古注云狷介也故此注以狷為有

介之人有所不為則有所不畫不妄為故不以不絜為絜也不絜是污穢之行能恥之賤之是不絜之行也與之是進而教

之故為句故易獵也為獵人以明之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

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注憾恨也入過孔子之

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疏

注憾恨也至故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憾恨也楚辭哀時命云志憾恨而不逞今是也荀子脩身篇云害良曰賊有害於德故

論語陽貨篇見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注萬章問鄉原之惡云

何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

何為蹢蹢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

是鄉原也注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是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

行不顧則亦稱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蹢蹢涼涼有威儀如無所

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蹢

蹢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但當取為人所

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故闕然大見愛於世

也若是者謂之鄉原疏注孟子至鄉原○正義曰孟子言三字解

原之嚶嚶也非如狂者之真嚶嚶有大志也言不顧行言何嚶嚶若

有大志也非如狂者之真嚶嚶有大志也言不顧行言何嚶嚶若

言稱古人是欲之慕之鄉原之稱古之人則亦曰古之人但狂者

之人行何為蹢蹢涼涼無所用於世此鄉原之為大言非如狂者之

大言也趙氏以蹢蹢古之為人為用古之世人行何為蹢蹢涼涼為

斯世也句為斯世也善斯可矣一連貫下相呼應故云蹢蹢無所

取為人所善也毛詩唐風杜篇獨行蹢蹢又周旋盤辟

親也說文足部云蹢蹢義亦相近不與人相親則不以為周旋盤辟

施之於人故云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音義以古之人行爲句
何爲之爲張云于僞反謂古人之行何所爲而如是生斯世也但
取爲人所善之善人此爲字讀如字矣闕爲宦豎之稱爾雅釋天
云太歲在戊曰闕茂李巡注云闕蔽也趙氏讀闕爲奄毛詩大雅
皇矣思齊篇有四方傳云奄大也故釋爲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
大又思齊篇思媚周姜傳云媚愛也

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注萬子即萬章也孟

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

之者欲以責之也萬章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

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疏雜記云趙注萬子即萬義曰臧氏琳經義

邠鄉注本公孫丑萬章謂其不徒於聖日之意辨難往欲以責之

此說頗曲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於平日此忽欲責其不往數千百

言以孟子皆據理告之未嘗責其不告之其所以稱原者孟而反

假以美之乎蓋鄉原之行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稱原者孟而反

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問則孟子稱原者孟而反

人亦終不知萬章德亂者幾不接於世而堯舜之道不可得
入矣是非有萬章此問不故特稱子曰乃記體不趙氏謂孟稱之云
萬章於此獨稱明有文然萬子乃記體不趙氏謂孟稱之云
爲子不此獨稱明有文然萬子乃記體不趙氏謂孟稱之云
之功居多其於究論古帝聖賢之審也蓋孟獨勤以詳孟子述
世莫大於尊仲尼稱堯舜之闕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以立萬

稱焉以結七篇之局論語泰伯篇云侗而不愿釋文曰非之無舉引鄭注云愿善也趙氏讀原為愿故以原人為善人

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

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注孟子

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

流俗之人行合於汚亂之世為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

似廉潔為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為是而無仁義之實

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為有德故曰德之賊也疏

注鄉原至賊也○正義曰無可非無可刺則真善矣故趙氏以能

匿蔽其惡解之流俗之人不可非無可刺則真善矣故趙氏以能

不可合行則忠信則非忠信似廉潔則非廉潔論語而篇會子

俯仰之術似忠信則非忠信似廉潔則非廉潔論語而篇會子

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廉潔論語而篇會子

事故趙氏括之以為與人謀惟其志行既同流合汙而其與此流俗

以皆悅之也彼見人能盡心力以為之謀而涉私其財利此人所

是而之非仁義之實也所謂非之無可舉刺之無可刺亦此流俗

堯舜之道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

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

恐其亂德也注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莖葉似苗佞人

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

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眾似有德者此六似者皆孔子之所惡也

疏物注莠莖葉似苗○正義曰毛詩齊風甫田維莠似苗也按莠之為物

小有二御覽引幽章昭問答魏西門豹云維莠今何草也似禾廣雅釋草云

莠莠也幽莠莠一聲如傳上林賦其卑溼則生藏莠爾雅釋草之

孟狼尾史記莠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其卑溼則生藏莠爾雅釋草之

音義云莠乃莠之通借字也莠為狼尾莠為狗尾所以相次也則狗尾之

名莠之莠蓋禾之病則秀而不成實謂之童莠傳既以稂為童莠莠莠

云莠之莠蓋禾之病則秀而不成實謂之童莠傳既以稂為童莠莠莠

童之猶言獨也根是生而不成實者童莠莠莠莠莠莠莠莠莠莠莠莠莠莠

謂農人出於粟呼之為狗尾草與莠類為狗尾者異也蓋即禾之秀

揚所生者莠即為似禾之物與莠類為狗尾者異也蓋即禾之秀

正之義曰邦家語者集解云惡紫朱正色朱也惡鄭之聲好者惡孔氏云利而
 口之義多言也少實荀能說媚淫聲之哀覆其國也此謂惡似而非與
 之奪人略別爾雅釋詁云鄭聲時君傾其家也何巧言令色巧言
 彼義略別莊公釋七年云羊傳也書陶孔云何巧言令色巧言孔
 壬孔即別工之靜言庸違韓非子八經言象恭似為義矣而信不
 知實庸違滔天為甚佞也韓非子八經言象恭似為義矣而信不
 言之然信之十人云疑取資乎衆信人辯也辭者以疑信也
 禮記樂音則不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君之端冕而聽樂則若恐臥聽
 鄭衛之樂音則不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君之端冕而聽樂則若恐臥聽
 夫樂者疾與音相近無妖祥然夫聖人作四時以紀德而五
 穀昌疾與音相近無妖祥然夫聖人作四時以紀德而五
 綱之既謂樂天大定然後六律五音好弦歌頌此謂德
 音之既謂樂天大定然後六律五音好弦歌頌此謂德
 衛音趨數煩也此齊音所敖以亂樂志此謂德
 祭祀弗用也此齊音所敖以亂樂志此謂德
 鄭聲淫佞亂人始孔氏當鄭聲之佞人感云與鄭聲遠人感云與鄭聲遠
 而使人淫佞亂人始孔氏當鄭聲之佞人感云與鄭聲遠人感云與鄭聲遠
 心者名朱亂人始孔氏當鄭聲之佞人感云與鄭聲遠人感云與鄭聲遠
 工記畫績朱事即東方故楚辭招魂也方注云朱赤木之考
 名釋采帛云紫疋也非正色也鄭之疵瑕曰聽中者正也法言多
 子篇或問蒼蠅紅紫明視也鄭之疵瑕曰聽中者正也法言多
 哇則鄭漢書王莽傳也贊云紫與哇同聲應
 劭云紫間蠅邪聲也贊云紫與哇同聲應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

庶民與庶民與斯無邪慝矣注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

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眾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

而知禮節安有為邪惡之行也疏注五經常至行也○正義曰白虎

云返還也廣雅釋詁云反歸也與返同歸也荀子非相篇云起於

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云正治也荀子非相篇云起於

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趙氏以禮智道化之謂經正也釋之五

是仁義禮智信經正令是也趙氏以禮智道化之謂經正也釋之五

部云興起也毛詩碩大周禮地官旅師掌聚野之糶粟屋粟間粟

威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周禮地官旅師掌聚野之糶粟屋粟間粟

粟也縣官徵聚物曰興與積注云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

為茂官故以庶民與為家給人足倉實而知禮節管子文詳見

前秋官大行人殷類以除邦國之隱注云隱惡也故以邪慝為邪

惡也莊公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其後有善者也論語子

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公羊傳趙氏

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獯不合似是而非色厲

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而正孰敢不

正也注子率而正孰敢不正○正義曰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

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趙氏本此蓋隱以公孫宏脫粟布被為鄉原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

聞而知之注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

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

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

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進而遵之以致

其道言難也疏由堯至知之為萬世不能易故未自堯舜而下

言湯之無非堯舜之道知堯舜之道通變神化之道也上言鄉原自

以爲是而不足與入堯舜之道未言君子正則經有矣然則反經

者堯舜之道也又云堯舜則庶民興言君子正則經有矣然則反經

經而經正則爲權經即變通神化何爲經所云常也常者不變之

謂也狂者常於高明君子則反之能變者皆以常於沈潛君子則

所以皆興起於善而無邪隱惟鄉原非之舉刺之無刺其闕

然媚世本無一於定之常爲剛克柔鄉原非之舉刺之無刺其闕

來匡直所能移故惡之與思狂狷之士狂而古今正大

隱也此孔子所以惡之與思狂狷之士狂而古今正大

與入堯舜之則由中而正故君子反經而經正也鄉原而外皆可
子聞而知之即此反經正之道也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
散宜生見而知之即此反經正之道也反經為權實即堯舜
通變神化之道公羊氏不能闡而明之孟子則詳言之矣○注
卓遠○正義曰楚辭逢尤篇世既卓遠眇眇注云卓遠也

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

而知之注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日仲虺是也春秋傳曰

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疏注伊尹

○正義曰書君奭云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伊尹孫子用間篇云昔殷之興也伊摯

以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

在夏魏武帝注云伊尹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

變夏作殷注云伊尹為右相矣引春秋傳者定公元年是相則仲虺同

為左相知伊尹為右相矣引春秋傳者定公元年是相則仲虺同

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矣引春秋傳者定公元年是相則仲虺同

相書序云湯歸自夏至於大坳仲虺作誥史記殷本紀作中韞索
尚書又作虺二音韞菜一音之轉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
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注太公望呂尚
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

宜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

疏

注曰太公至之大雅大明

篇維如鷹之飛揚也鷹箋云彼父武望也尊師大焉佐尚父為伯出

將孔氏曰正義太公史記齊世家云故號之曰太公望與俱立為太

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亦為太子號曰稱太

誓師劉向別錄曰師王之於禘父之聖曰呂尚父亦為太子號曰稱太

父尊之如世家又曰公望七年是名立變之名曰望而變各師為望呂尚

呼之號遂以名殷則可尊其又字也書君爽云惟孫文子王尚法曰

周之與也呂亦無往來茲迪有教文王若德宜于國亦泰顛純有

若南宮括又曰無往來茲迪有教文王若德宜于國亦泰顛純有

命哉鄭氏注云天威乃說有時疏附文走先後聞侮之上帝而曰文有殷

有四臣受命此鳴之尚書正義曰引此四詩以傳證云五率下明親上一曰

疏附行道後臣曰先受命之說鄭曰先受韓武詩於折衝曰禦侮又絕無

魯詩之最後乃得鄭氏說同宜引詩既在四韓詩於折衝曰禦侮又絕無

昭明之故云有堯舜德而為相也陶見契之親見當人所德謂

天如下故此云有堯舜德而為相也陶見契之親見當人所德謂

等在湯之時矣在一文尹時舉一則太當公望散宜生則鳩女房義伯閔天召公

等在湯之時矣在一文尹時舉一則太當公望散宜生則鳩女房義伯閔天召公

等在湯之時矣在一文尹時舉一則太當公望散宜生則鳩女房義伯閔天召公

等在湯之時矣在一文尹時舉一則太當公望散宜生則鳩女房義伯閔天召公

等在湯之時矣在一文尹時舉一則太當公望散宜生則鳩女房義伯閔天召公

等在湯之時矣在一文尹時舉一則太當公望散宜生則鳩女房義伯閔天召公

等在湯之時矣在一文尹時舉一則太當公望散宜生則鳩女房義伯閔天召公

珍做宋版印

畢公榮公等括之矣非謂見知者僅此一二人也蓋通變神化之道作於黃帝堯舜而湯文王聞而知之知而行之其始百姓固日用而不知而賢聖之臣爲之輔佐者親見此脩己以敬無爲而治之效固無不知之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大戴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散宜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

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

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注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

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相

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己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

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

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

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爲

無有也乎爾者數而不怨之辭也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

無有名世之人上云然而無有謂當時之人以爲無有下云則亦

無有因人言無有則亦當使之無有音義云陸本作然而無乎爾

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鄒魯相鄰故曰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况絕筆於獲麟也趙氏佑温故錄云

魏氏作孟望子論謂後世未遠人居或近者蓋顏曾思負於孔子見知之明
而孟法之不以墜者固賴近有見知而當見也蓋往
矣道未絕而遠必有續焉書陳伊尹絕續之交然後有見知而當見也蓋往
今知未絕而遠必有續焉書陳伊尹絕續之交然後有見知而當見也蓋往
聞近知未絕而遠必有續焉書陳伊尹絕續之交然後有見知而當見也蓋往
之文為君伊陟聞而子咸貢賢文武盤之為臣皆地賢與伊萊之道
故文為君伊陟聞而子咸貢賢文武盤之為臣皆地賢與伊萊之道
賢者湯雖小缺有以存然與散望祖訓故政史以聞而推之湯
鼻至湯雖小缺有以存然與散望祖訓故政史以聞而推之湯
言素人九主及聖而足無為聖之資受則各以五於堯舜幾為斷亦知
也其類不主及聖而足無為聖之資受則各以五於堯舜幾為斷亦知
云遙闢之矣湯而文異孔子雖聖其交不燭班文無謂仲尼沒而微
至春秋戰國之際湯而文異孔子雖聖其交不燭班文無謂仲尼沒而微
言絕亦既喪而見大義而乖也孰是與於遠者因益未遠而為
孔子徒亦既喪而見大義而乖也孰是與於遠者因益未遠而為
無為懼夫未遠而見大義而乖也孰是與於遠者因益未遠而為
力肩斯道實自居於已聞絕續之交復何人望遠而述所知以哉孟紹子
前之遺於後益無窮矣紹直自禹義與趙氏之止於小顏而相者
其所遺於後益無窮矣紹直自禹義與趙氏之止於小顏而相者
然謂顏曾思為見非也堯舜見而此道惟知下而相者
皦一輔佐人共見之是為見而此道惟知下而相者
而實徵於禹伊尹當賢者得見而此道惟知下而相者
而實徵於禹伊尹當賢者得見而此道惟知下而相者
言聞庶幾私淑其人得聞而者也子然而堯舜湯文不遠復見於世則近

此聞而後者無有措於天下蓋自孔子時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况生百年後則亦無有見而知之者矣爾者辭之不欲徒托諸空言絕之中尚餘望也此孟子道統自居夫道無所為統也為道統其辭遜其情婉或乃以孟子道統自居夫道無所為統也為道統之說者失孟

子之教矣孟

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析道德班垂

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此限蓋有遇有不遇

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

契之趣也疏引天地剖判以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騶衍稱

剖判也俱生廣雅釋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西仲清濁未分也

太始之始也俱生廣雅釋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西仲清濁未分也

生於亥仲巳有朴素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仲剖判分離輕

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中和為萬物至聖人不名世承間

○正義曰漢書楚元王傳贊○蓋有至人遇不遇者時荀子宥

坐篇孔子曰夫賢者材也為尹為相也君子為奴有尹遇成湯

衡逢遇商紂也或以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

箕子遇商紂也或以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

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舉不用善也才

下知淺不能大才也漢書儒林傳云魯春秋舉十公行

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法西狩麟

而止班固答賓戲云孔終一篇於西狩麟

孟子正義卷三十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篇敘

疏 正義曰音義云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

作其意蓋本序卦欲使知篇次相承不容紊錯也雖配儷所推尋無

必盡符作述微旨存之亦足見聖哲立言事理畢該隨所推尋無

非成故首學而成學乃可為政化民故次為政以類相求實皆好

學深思也趙氏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疏** 正義

之曰明名篇敘者為七篇次序也孟子以為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

之道仁義為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也**疏** 正義曰

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仁即元義即利仁義之為道即元亨利貞之為德此

堯舜所以通變神化者也孟子言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

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疏** 正義曰根

以不忍人之心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

甚於離婁故次之以離婁之明也

疏正義曰說文升部云奉承也承先王之禮而行之所謂述

也禮記樂記云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明者當明其行行莫

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

疏正義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明其行

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

疏正義曰人性能孝弟所以能孝弟

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

疏正義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是情合於性盡其

是性者知其性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

也**疏**正義曰盡心則知性知天故與天道通也周氏廣業孟子退

自齊梁而著作其篇目各自有名稱則未盡然古人之得志澤始於民

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立言不朽雖聖人不能易也梁處後離婁以下

哉特壯年志在行道未遑專意耳故三冊記仕宦出處離婁以下

非始此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為三冊記仕宦出處離婁以下

為四冊記師弟問答雜事迨歸自梁而後子已老於行文既絕少

又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分附諸牘末其後門人論次五國而題
列於梁齊之下繼以鄒滕魯蓋孟子生於其時嗜殺而去於齊宣
篇於梁齊之下繼以鄒滕魯蓋孟子生於其時嗜殺而去於齊宣
已乃其在梁也始以去利終行仁義期之暴決於歸鄰於仁政一
王始以易牛之仁冀其去利終行仁義期之暴決於歸鄰於仁政一
行否未可知而父子遇矣而國小多重故莫必其成皆屬舊君不容
也滕文尊禮孟子遇矣而國小多重故莫必其成皆屬舊君不容

孔子之鄉公乘五百里之地既行樂正子兼有見賢之意似
 可與圖功矣而其志絕望之厚辭也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
 治天下老不得志絕望之厚辭也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
 歸之王有三道齊事者十有五章皆由仁義又推本聖學其
 惠十有記明是篇為八章皆由仁義又推本聖學其
 仕止詳見而起滕係弱是篇為八章皆由仁義又推本聖學其
 聖學王道而滕係弱是篇為八章皆由仁義又推本聖學其
 其國耳王非所能也聖王與於聖道將絕於下仁義者力關故
 墨以承之許行夷之陳仲子皆心發論世舜林此則勝
 以不得已後皆雜焉訓言而萬章告子盡心發論世舜林此則勝
 文公同其已後皆雜焉訓言而萬章告子盡心發論世舜林此則勝
 篇大禍福得然而靡所言者載信矣謹按周氏所云敘萬類仁義道德
 性命禍福得然而靡所言者載信矣謹按周氏所云敘萬類仁義道德
 探趙氏信篇敘之指稱蓋後以素亂其敢盈之義則知三萬四千六
 以奇非傳孟取五七不盈之二百有奇實數多義所以七者天
 百有奇非傳孟取五七不盈之二百有奇實數多義所以七者天
 之羨詎真以孟取五七不盈之二百有奇實數多義所以七者天
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疏
 年左傳文也尚書堯典云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馬氏注云璿璣
 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主第一
 曰主日法天第二曰水謂辰星第七星惑第四曰罰金謂土
 謂填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第七星惑第四曰罰金謂土
 太白日月五星各異故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皆璿璣玉衡度
 知其盈縮尚書大傳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皆璿璣玉衡度

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

旋機謂之北極鄭氏注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

為七政也人道盡而萬事順成馬鄭之說不同趙氏此文作璿璣

不作為璿璣則入地以下漢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鑄銅為之象衡

地中璿璣於外以知天之度故云璿璣運度也范寧穀梁傳序云

橫其上璿璣於外以知天之度故云璿璣運度也范寧穀梁傳序云

七曜為日歲一縮楊氏疏云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

之七曜為日歲一縮楊氏疏云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

一週天政分星二十八歲一度而聖人造璿璣使七政畢陳於日故云

天是七政分星二十八歲一度而聖人造璿璣使七政畢陳於日故云

聖以布曜布曜者即布此七政之曜言孟一書分而為七如天

之有七政而舜以璿璣布之也劉陶作七曜論以復孟子疑即以

趙氏蓋本此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

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正義曰

二百六十一章此言九當有誤也易繫辭傳云乾之策二百一十

有六坤之策百四十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此云不敢比

易當期之數而期四時十二月三時則九個月當有二百七十日

於數亦不能合孔本作常期音義云當期音替則本作當字今正

之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

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疏正義曰五七當三萬五千今不足

百二十六字多趙氏五百四十一字以趙氏章句章指核之其字

句較今所傳不應減少此明云五七之數不敢盈則為三萬四千

有奇而不足五千斷非趙氏此數為傳寫有誤若過三萬五千則不當云五七之數則有孟如荀子儒對曰或單昭王問答其自為法

子之言則不必問答則用孫卿子為餘皆不加史記太史公曰索

與陳壽李斯等問答則以定七篇為孟自後人所加齊人有

不加之孟曰此趙氏所加則孟章首字容為後人所加其餘會子

一隱妻一妾章逢蒙學射於羿章首皆無孟後人可例其餘會子

居武城章首亦無孟子曰而孟章首伯夷陰云章末有孟子曰亦

百後人增加未畫於單言曰字或無曰字必明標孟子曰及

丑子曰克曰相曰髮曰輕云其加趙氏但云謂戴不勝曰趙氏亦標云

無孟子字趙氏乃以孟注皆標也孟子曰蓋能順杞柳之性孟子

曰水子無分於東西趙注之明也孟子曰蓋能順杞柳之性孟子

氏之字轉減少於今本此推之雖未盡得略可於此見之也文

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

正義曰論語語也謂以二百六十一法三時二百七十以章有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法五七三萬五千皆為不必適等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

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

篇五千字而凡十也卒為政者七篇每篇以五千文為卒也論語

釋文云治長二十一章九章雍也三章述而舊三十九章今進二十八

章泰伯二十章子罕三十一章皇三十四章鄉黨一章先進二十九

三章顏淵二十四章貨二四章微子十四章子張二十章堯曰

解趙氏所云未詳八章疑有譌字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

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疏正義曰

訓詁之文也義謂義理也漢書劉歆傳疏云今可引傳文辨經轉

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桓譚時政疏云今可引傳文辨經轉

崇猶也尚也宣通也發也准南子脩務訓曰指事指務即指事也務

戴禮記人衛將軍文子篇云外寬而內直箝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

不直禮於人蓋蘧伯玉之行也鬼谷子飛箝篇云其有隱括乃可徵

乃可生為用陶繩墨之謂不直也直木不待鑿括而直者故鑿

性直也鉤曲也必鑿待鑿木之矯也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楊山注云

木也示諸鑿括注云五月為真鑿括燦木之器也非相鑿括不

然若渠區鑿括之注云鑿括之旁多木以制水鑿括所以制木尚

子顯學篇云括之道用也難勢篇云夫去隱括之法而度乘車射

使隱括有為在不能成也一輪韓詩外傳云礫史曰故下設聖人法不除嚴者匡

坊非矯邪若隱括輔也書之正刺也尚論篇大氏曰傳是猶相隱括

以爲善政何休公羊傳序云遂下篇也隱括之器繩墨焉說文木部云

梳云隱謂隱審括後漢書其義傳云南訓本量隱括李賢注

引荀子而釋之云括隱審括後漢書其義傳云南訓本量隱括李賢注

回高誘注云歸於正也漢書王莽傳云其曲而歸於直荀子謂矯

宜篇云則凡非雅聲者舉廢制色則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等

器者欲爲拂邪之制復以孟此書爲制也度所以去部云程弼

程也如淳云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法也老史云爲天張式蒼王弼

注云式模也選郭有道碑文云尺寸模範足用爲準李善注云劉孟

氏所屬未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疏正字惟隱趙氏而後動叙有之

漢書韋賢傳云洋洋高誘注云尼顏師古注云洋洋乎威也淮南子傲

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孟子者似不與於孔子也天未

子孫	子陳	有詳	四孫	○其	以參	王孟	七申	子謂	在五	今士	仇詩	一王
出子	儒以	宋史	人子	孟先	備差	有子	十卒	出孟	位日	之元	氏外	為孟
處叔	臻符	括禮	孟叔	子後	參錯	後出	四於	處子	二壽	雜一	傳云	子之
時浩	屋禮	乾志	仲高	弟歲	考雜	元遊	或趙	時壽	十八	月記	雖孟	先後
地生	盧制	隆	子子	子月	而殊	或趙	云王	地八	十六	二載	詳子	世能
考不	連內	國	告徐	趙或	已難	以氏	年十	考十	年四	日孟	說孟	趙知
云害	陳內	十朝	子辟	氏據	實畫	為以	九三	駁四	是歲	王譜	名母	氏孟
張益	代樂	一孟	滕咸	注十	未一	孟為	十年	之自	年此	二日	孟	但子
九成	高正	年廟	邱蒙	五虛	折撰	先齊	七乙	為申	已不	十孟	璞未	云者
韶括	子克	禮從	成陳	人辭	衷正	事後	大未	為申	至知	六子	未而	鄒趙
羣十	孟公	祀	括代	樂以	也義	齊梁	皆為	不推	王於	何月	知不	人氏
言四	仲孫	仍	宋彭	正測	至惟	後者	出於	足之	二何	時十	所定	或始
唾皆	充萬	准明	政更	子實	居主	事又	於子	據當	十陳	五三	據何	曰焉
孟稱	徐公	去制	和萬	公跡	鄒趙	齊以	臆作	而生	六陳	日十	○氏	魯○
子先	辟都	時八	五年	孫彼	魯而	潛為	全年	擬於	年氏	疑七	其孟	公按
十儒	彭子	侯人	從廬	丑此	之衆	考先	無實	者紛	年壬	卒七	二氏	孟子
七某	更四	伯視	祀子	陳各	滕說	之梁	證紛	於己	疑申	即年	孟言	孫有
子某	咸人	封宋	孟桃	公是	過異	國後	可紛	安酉	凡為	今四	子父	之不可
去周	邱皆	號政	廟應	都子	多不	策齊	憑○	王十	八安	月二	始生	列女
季氏	蒙稱	改和	去益	於孟	充足	史或	訂其	七廣	十之	日一	生公	傳三
孫廣	桃先	題無	成孟	子季	虞足	略往	三云	年業	八安	月十	月宜	韓其
子業	應賢	先賢	括子					孟	年譜	王	陳	
叔孟	季某							丙				

滕更告子盆與浩生益不以害孟是季二子周人因去告子尊而義考亦去季孫依而

氏宮夢仁讀書數紀數又略則異竊謂曹周二人害盆成括焉高誘注呂

交周霄三書數同而藝文類聚亦言齊人有匡章與墨歸又惠然

問答列從遊於梁者耶而趙無明他若不待通志離氏仲引風

受命當有公不距之高韻而有離其誤固不若辨通志離氏仲引風

記大通隱有公不距之高韻而有離其誤固不若辨通志離氏仲引風

俗大通隱有公不距之高韻而有離其誤固不若辨通志離氏仲引風

氏大通隱有公不距之高韻而有離其誤固不若辨通志離氏仲引風

義而無一篇全錄其音義序書僅增三語振晁公武疏題並載之馬

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撰參附其闕古今注孟晁氏

取趙氏如外謂子莫執中趙之類今按子無者執中兼

說初語載於正義惟音義有之既趙氏能辨正錄云托乃經

竄晁語以實之義知晁志無正義也趙氏能辨正錄云托乃經

注疏孔穎達賈而妄嫁名於孫及邢次之謂子孫為最下其

僅博識更二卷未嘗言則知疏也故曰雖仰測至莫窮其奧妙而廣

汪文榜字紹巨尊字慎稷林季安毛著或所	氏弨字辰來彝位倚若德野溪氏其雜疑	中字叔辰來彝位倚若德野溪氏其雜	召字嘉定和王惠氏棟威字鳳字瞻寶應王熱顧懋	元長洲何沈焯字岷冠雲常熟顧懋	無錫馮氏景肱字明泰州陳氏厚耀奇	錢唐馮氏景肱字明泰州陳氏厚耀奇	清胡氏渭字肱字明泰州陳氏厚耀奇	江都孫氏蘭字滋九鄒平馬氏厚耀奇	李齡字地厚太閻縣萬斯字	奇齡字地厚太閻縣萬斯字	所疑不其惜句駁中破以自規正至諸家或與趙殊或專翼	指明其句駁中破以自規正至諸家或與趙殊或專翼	趙氏事訓每文疊於順中口故語似蔓而辭多信於推發趙氏或專翼	徒事數衍而為功倍也趙氏章句詳分日集腋成裘者不為	僕為八九處為功倍也趙氏章句詳分日集腋成裘者不為	其為八九處為功倍也趙氏章句詳分日集腋成裘者不為	以極貫原流或舉一物以窮其窟奧前所	制者貫原流或舉一物以窮其窟奧前所	推步上超乎一變一物以窮其窟奧前所	明通儒出性道義遠之既平當通樂律者九數之微尤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孟子正義卷三十

有稿	十年	弱諱	秋嬰	仲谷	績凌	氏謝
所粗	於	冠源	農高	魚長	溪氏	坦氏
見畢	月丙	卽先	高郵	甘白	胡廷	字壙
亦間	初子	好祖	郵王	泉都	氏堪	字吉
本有	七冬	孟考	王氏	鍾四	匡字	途金
范鄙	日與	子諱	氏念	氏德	衷仲	金圃
氏見	立子	書鏡	引孫	懷氏	字子	壇鎮
穀用	定廷	立先	之字	字字	樸海	段洋
梁謹	課琥	志考	字懷	保文	齋寧	氏畢
之按	程纂	爲諱	伯祖	岐乾	錢周	玉氏
例字	次第	正蔥	申儀	武平	塘氏	裁沅
錄別	爲子	義世	甘徵	進湖	翟廣	字字
而之	正長	以傳	泉阮	臧周	氏業	若秋
存廷	義編	學王	張氏	氏氏	灑字	膺旣
之琥	三三	他氏	氏元	庸用	字耕	陽仁
	十卷	經大	宗字	字錫	晴厓	湖和
	卷卷	輟名	泰伯	在字	川溧	孫趙
	至越	而不	字元	東晉	蕭陽	氏氏
	己兩	爲之	登歸	歙園	山周	星佑
	卯歲	茲學	封安	縣海	曹氏	衍字
	秋乃	越循	○姚	汪寧	氏柄	字鹿
	七完	三傳	先氏	陳氏	之申	淵泉
	月戊	十家	曾文	萊氏	升字	如歙
	草寅	許教	祖田	字鱸	字燭	州王